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棍騙類

**販豬仔** 以強力取不義之財者曰棍徒，以詭計取不義之財者曰騙子，雖與盜賊異，而其見利忘義則同。販賣豬仔之人，則強力詭計悉用之，是合棍徒與騙子而為一也。

豬仔，內地人民被拐出洋，略賣為奴，使供一切苦役，以若輩蠢如鹿豕，因以豬仔名之。蓋南洋群島多有不肖之徒，勾通地棍，誘致壯丁，見有貧困者，初則略以微利，誘以甘言，謂當攜往善地經商，可得重值。愚者為所惑，輒從之行，乃引之入販者所。販者假旅館為窟，入其室，乃錮之，令不得出，甚且囚之於木籠，籠中一人或二人，日給餽粥二次。俟議價既定，即囚之，載入海舶以去。所往之地，大抵為新加坡、庇能等埠，沿途發賣，或質之於人，而受其值，蓋即沿襲販黑奴之餘智也。

其次者以借資為誘置之媒，凡遇淪落不偶之工賈，則佯稱借以資本，俟出洋得業後，以漸清償。惟出洋後所止之地點及受雇處所，須聽借以資者之指定及介紹。而豬販於其出洋時，即傳電告知指定之處，蓋即海外販豬機關或雇豬仔者。逮此人出洋至其所指定之處，雖明知已為所誘，而雇者販者之合同已成鐵案，不能自拔矣。若能以工資償借款，則始得回復其自由。

僱用豬仔之法最毒者，為誘之以賭與煙。華工麇集之地，每有多數賭館，番攤、牌九諸賭品無不備。若輩好賭，而□無一勝。館主故為慷慨，任其賒欠。於是可賒欠而賭愈狂，賭愈狂而所欠愈多，所欠既多，館主乃以此項賭賬劃歸之僱工者。故有多數華工，因賭賬之糾葛，其工資已領至□年以後者，遂至終為人奴矣。其誘以煙者，僱工之主人密設鴉片肆於工場左右，故廉其值，華工多就此以休息，煙癮乃成。癮既成，晏起早息，每日工作之成績自劣。彼僱工者以成績計，於是工力愈減，而畢工之期愈延，畢工之期愈延，而受人之工資不耗於賭，即耗於煙，至是而遂無一幸免者矣。

其在祕魯者，多售之於寮主。寮主皆歐洲豪猾，稍集資本，前往承領墾地，而購我華工以代牛馬者也。寮主之視豬仔實不如牛馬，每日晨起，用鐵鍊橫鎖，牽連就役，每日止給一麵包及香蕉二枚。監以黑奴，稍不如法，箠楚交下。夜則嚴閉斗室，梏其手足於榻，使不得轉側。更豎惡犬數□頭，如有逃者，即放犬追之，嗅氣尋覓，百無一免。獲則斃之以手槍，甚且泡以沸湯，焚以烈火，慘不可言。光緒某年，祕魯有一寮主尤兇惡，曾殺華工至千數百人，積顛骨如山阜，植花木其上，以作京觀。

### 拐帶婦孺

拐帶人口以販賣於人者，凡繁盛處所皆有之，而上海獨多。蓋華洋雜處，水陸交通，若輩遂得來往自由，肆其伎倆。有自內地拐之至滬者，有自滬拐之出境者，或充奴僕，或作豬仔，而警察有所不知，偵探有所不及。其受害者，則以婦孺為尤甚，蓋知識幼稚之故也。其應用之方法，強力詭計相時而行，亦合棍徒騙子而為一人者也。且警察、偵探非惟絕不過問，甚且從而袒庇之，蓋得其賄也。所拐婦孺，先藏之密室，然後賣與水販，轉運出口。婦女則運至東三省者為多，小孩則運至廣東、福建等省者為多。若輩謂婦女曰條子，小孩曰石頭。其上汽船也，更有人為之保險，船役亦有通同保險者，視此為恆業，與各處偵探相交通，故絕無破案之事也。

揚州、蘇州、松江、無錫之鄉女，以上海工資較內地為昂，每出而就傭於巨室。至滬，則投薦頭店。薦頭者，介紹傭僕之人也，然亦有以拐賣為事者。陽以介紹為名，而導入邪僻之旅館，先與姦宿，無幾時即入拐匪之手矣。

自成都、重慶而下，直至黃州，中有匪徒出沒，交結甚隱祕，且有以拐帶婦女為業者，亦復彼此交通。其拐少婦之術，往往令其黨之婦女，騎驢遊弋村落間，見有鄉婦騎驢出者，其夫若從於後，則故策驢令傍鄉婦驢以行，遂與鄉婦互通名居，佯與殷勤，而陰策驢令行漸速，鄉婦不覺亦速，則已與其夫隔遠。如是數轉，鄉婦路迷急遽，則慰之曰：「勿恐，前途有吾親串家，可往小憩。若吁，即可宿。」遂引至匪所。入門，此婦即他匿，室皆男子。鄉婦睹狀，必號哭，則令人掙而痛扶之，且告之曰：「汝已入吾彀，不從即死。」以絕其念。因使其黨污之，名之曰滅恥。婦人既被恐喝，又失身於人，則心漸灰矣。因令他匪偽為受主者，向匪家購以為妾，而好言問其自來。婦人必泣訴其冤苦，乃偽為不忍者，而退諸匪家，則又痛扶之。徐察其果無變志，乃又使一匪購之，問如前。如再言，再扶之。如是三四，最後愈慘酷，直俟其不敢復言，始令人攜至市鎮賣之，故絕鮮破案者。

其被拐者直接之害有二。一戕賊肢體。肢體為人所同具，而被拐之幼孩，則肢體輒多戕賊。其橫受鞭笞刀鋸以死者無論矣，如毀傷面目，則割手足，為玩物斂錢之具者，隨在皆有。所最慘者，或豢養幼孩為侏儒狀。法以幼孩納身入甕，故出其頭，豢養數年，頭大身小，遂成侏儒狀。或偽飾為人首獸身狀。先碎割幼孩肌膚，使之流血不止，即活剝犬羊等皮，緊貼孩身，不久即自黏合，藉以演劇炫人。二剝奪人格。人莫不各有其高貴之人格，而婦孺被略，則人格亦被剝奪矣。舉人生一切應有之權利，既為拐匪所摧盡，而更導之以邪淫，誘之以罪惡也。

### 攫孩勒贖

道、咸以還，京師風氣日偷，宗室子弟往往遊博無度，資盡則輒往荒僻，攫農家乳孩以歸。次日，故張帖招領，託詞途中拾得者。至農家來贖時，則又多方勒索酬金，必取盈而後止。

### 采生折割

江湖匪徒有以采生折割為利誘拐小兒者。其得之也，以強力，以詭計，亦合棍徒騙子而為一人也。乾隆時，長沙市中有二人，牽一犬，較常犬稍大，前兩足趾較犬趾爪長，後足如熊，有尾而小，耳鼻皆如人，絕不類犬，而遍體則犬毛也。能作人言，唱各種小曲，無不按節。觀者如堵，爭施錢以求一曲。縣令荆某途遇之，命役引歸，託言太夫人欲觀，將厚贈之。至則先令犬入內衙訊之，顧犬曰：「汝人乎，犬乎？」對曰：「我亦不自知為人也，犬也。」曰：「若何與偕？」對曰：「我亦不自知也。」因詰以二人平素所習業，曰：「日則牽我出就市，晚歸即納於桶，莫審其所為。一日，因雨未出，彼飼我於船，得出桶。見二人啟箱，箱有木人數□，眼目手足悉能自動。其船板下臥一老人，生死與否，我亦不知。」荆拘二人鞠之，初不承，旋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，極刑訊之，始言此犬乃以三歲幼孩作成，先用藥爛其皮，使盡脫，次用狗毛燒灰，和藥敷之，內服以藥，使創平復，則體生犬毛，而尾出，儼然犬也。此法□不得一活，若成一犬，便可獲利終身。所殺小兒無數，乃成此犬。問木人何用，曰：「拐得兒，令自擇木人，得跛者、瞎者、斷肢者，悉如狀以為之，令之作丐求錢。」荆得狀，即率役籍其船，於船上得老人皮，自背裂開，中實以草。問何用，曰：「此九□以外老人皮也，最不易得。若得而乾之為屑，和藥彈人身，其人魂即來供役。覓數□年，近甫得之。又以皮溼未能作屑，乃即敗露，此天也，天也！今但求速死耳。」荆大怒，乃命人械繫之，牽之至市曹，暴其罪而撈死之，觀者稱快。久之，犬亦餓斃。

乾隆辛巳，蘇州虎邱市上有丐，挈狗熊以俱。狗熊大如川馬，箭毛森立，能作字吟詩，而不能言。往觀者施一錢，許觀之。以素紙求書，則大書唐詩一首，酬以百錢。一日，丐外出，狗熊獨居。人又往，與一紙求寫，熊寫云：「我長沙鄉訓蒙人，姓金，名汝利。少時被此丐與其夥捉我去，先以啞藥灌我，遂不能言。先畜一狗熊在家，將我剝衣捆住，渾身用針刺之，熱血淋漓，趁血熱時，即殺狗熊，剝其皮，包於我身，人血狗血相膠粘，永不脫，用鐵鍊鎖我以騙人，今賺錢數萬貫矣。」書畢，指其口，淚下如雨。眾大駭，擒丐送有司，照采生折割律，杖殺之。押解狗熊至長沙，還其家。

光緒丁丑九月，揚州城中之教場，有山東人張設布圍，任人人覽以售錢者。其中有奇形人五，一男子上體如常人，而兩腿皆軟，若有筋無骨者，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，如絞索然。一男子胸間伏一嬰兒，皮肉合而為一，五官四體悉具，能運動言語。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，右手小如錢，而左臂長過膝，左手大如蒲葵扇。一男子臍大於杯，能吸淡芭菰，以管入臍中，則煙從口出。一女子雙足纖小，兩乳高聳，而領下虬髯如戟。於是觀者甚眾。事聞於官，謂是采生折割者流，逐之出境。

## 善棍

俗稱無賴之徒曰棍徒，又曰地棍，又曰土棍，亦曰痞棍。蓋俗以棒為棍，狀其凶惡，如以棒擊人也。其名所由起，則原於李紳《拜三川守詩序》，謂「閭巷惡少年，免帽散衣，聚為群鬪，或差肩迫繞擊大毬，里言謂之打棍，士庶苦之」云云。是則凡得惡名者，始可曰棍，而光、宣間乃竟有假託善名而為惡者，人目之曰善棍。

其人輒假慈善事業之名，賃屋於市，標其名曰某某善堂，刊刻緣起，四出募捐，並列負有資望之紳商姓名，謂之曰發起人、贊成人，或從而尊之曰董事，以求取信於人，冀得踴躍輸助。其實凡列名者，未必一一過問，惟經手之數人，得朋分金錢而已。其號稱經辦之事，如放賬也，辦學也，育嬰也，養老也，又有衣米、醫藥、棺塚以及惜字、涼茶之施捨，一一臚列，巨細靡遺。究之，實行者一二而已，所得之貲，泰半自潤，甚且有因以致富者。其所以得善棍之名者，亦以其詐欺取人財耳。

## 獺皮歌

蘇俗呼土棍為獺皮，凡倡醜、搆訟、殺牛、開賭諸不法事，皆出其手。費葵有《獺皮歌》，懲惡之意，流露楮墨。歌云：「蘇松界處東海濱，素稱澤國水漉漉。為淵馘魚偏有獺，實偏處此何不仁？東鄰醜婦喪所天，西鄰賣兒償租錢。渠先攫取數緡去，那管汝曹泣涕漣。忽聞邨南詬誶聲，計與波浪定財生。不然唆使公庭去，涉訟經年禍不輕。良民動色常閉戶，無辜波及竊與賭。覬知里甲暗中謀，愚民股栗色如土。小語低聲里甲前，哀求大力脫網罟。且賣郭外祖遺田，再鬻舍旁種菜圃。大家剖食事方休，免得鉤提到官府。里甲何人庇獺皮，虎威狐假更神武。吁嗟乎，罄竹竭波難盡傳，聊言一二已慘然。肥爾身兮果爾腹，百般詭計掠人錢。如狼如虎亦可稱，虎狼噬人未猛烈。為蛇為蠍何不名，蛇蠍螫人可撲滅。惟有獺居水族中，涵淹卵育擇肥蠶。安得韓公驅鱷文，食肉寢皮波浪息。」

## 副天保冒充福文襄

乾隆末，福文襄王康安權勢赫濯，每出行，所從家奴騷擾驛站，而牧令事之惟謹。有無賴子副天保者，少與文襄之家奴鄰，悉文襄情狀嗜好，乃與其黨數人，假文襄名號，沿途詭詐，稱疾不會僚屬。至湖南辰州，時知府清安泰為文襄所薦擢者，具手版上謁，從者遏之。清疑其詐，突入。保臥重茵中，清直前揭被，知非文襄，呼群役進，立時擒獲，無一逃者。事聞，高宗大喜，立擢清官。後仕至浙江巡撫。

## 朱福保率乞兒喫光麵

朱福保，吳縣舉人，專以詭詐為事。道光時，以被控，革舉人，禁於獄。咸豐辛亥，大赦出獄，而橫行如初。庚申之變，朱與粵寇通聲氣，勢益盛。同治癸亥，蘇城克復，朱遁至洞庭東山，山人大震曰：「朱舉人至，吾輩供其魚肉矣。」因鳴金集眾，邀擊朱於殿前，【東山街名。】鋤未橫施，朱遂破腦死。

有新開之麵肆，生涯頗盛，朱一日造其樓，頻呼取光麵來。光麵者，無餃之麵也。肆夥初未識朱，因曰：「店例，喫大麵坐樓上，喫光麵者坐樓下。客喫光麵，請下樓。」朱曰：「信如所云，則喫中麵者【半餃之麵曰中麵。】將坐於樓之中間矣。」肆夥漫應之。翌晨，朱集乞兒若干人，各給錢數文，以二人為一班，分班至麵館喫中麵。喫時，踞坐樓梯之半，一班去，一班又來，至午猶未散。他客造麵肆者，見乞兒踞樓梯，率望望然去之。肆主大窘，亟向朱請罪，且賄以金，朱乃麾乞兒去。

## 朱福保買古瓶耳

朱福保嘗過某骨董肆，見有古瓷瓶一，色澤至佳，因叩以價若干，肆主曰：「非銀圓不可。」朱曰：「以余觀之，值一圓耳。」肆主嗤之以鼻，且曰：「一圓之值，購瓶耳而已。」蓋瓶旁固有兩耳也。朱默然而去。翌日，復來，探囊出銀餅一枚，置於櫃，俯拾地上磚塊，敲去瓶旁兩耳，懷之而去。肆主畏朱氣燄，不敢與較，沮喪者累日。

## 上海之地棍

上海之流氓，即地棍也。其人大抵各戴其魁，橫行於市，互相團結，脈絡貫通，至少可有八千餘人。平日皆無職業，專事游蕩，設穿陷人。今試執其一而問之曰：「何業？」則必囁嚅而對曰：「白相。」【自號白相人。】一若白相二字，為惟一之職業也者。若輩身口之銷耗，晝則飯館，晚則逆旅，茶坊酒肆更無不有其蹤跡。平均計之，每日每人以銀幣半圓計，其總數日已四千餘圓，以年計之，則已達一百四餘萬之鉅也。

## 上海地棍之拆梢

拆梢者，蘇、滬為多，而滬尤甚。蓋以非法之舉動，恐嚇之手段，借端敲詐勒索財物之謂也。凡地棍，慣以此為生涯。拆梢之語，猶普通語之敲竹扛，江寧語之敲釘錘兒，鎮江語之釘釘子，杭州語之刨黃瓜兒是也。

敲竹扛者之竹扛二字，實為斷扛之誤，有苛斂橫任意。齊次風有《禽言》詩七章，以斷扛與布穀等並列是也。其詩云：「斷扛斷扛，一斷使山禿，再斷使山荒，漫論阿房與建章。去年豪吏來如虎，云造海船送兵府。千章伐盡一朝樹，斷扛斷扛為官苦。苦辦雞黍飽吏人，自斷自扛幸勿嗔。今年再來云不足，仰看青山山已禿。海船三年造未成，年年卻造誰家屋？」

上海地棍之施術，不能施之於老門檻也。老門檻者，精熟世故者之稱也。蓋必擇其所謂瘟孫、洋盤、曲辮子、壽頭碼子、豬糞、豬頭三、蠟燭、飯桶、阿土生、阿木林、戇大者，而始被以術耳。

## 上海地棍之硬詐

上海地棍之拆梢，必有線索可尋，罅隙可乘，非貿貿然為之也。至有所謂硬詐者，則免起鶻落，猝不及防，受害者自亦莫明其故。至其所以橫行無忌者，則以巡警、包探無不通同一氣，即或為所目擊，亦皆佯作不見，而相喻於無言。蓋必於事後提錢若干以餽之，是之謂劈霸。劈霸者，分贓之謂也。若輩恃此無恐，遂得肆其硬詐之技焉。

今有甲乙丙三人焉，乙丙為流氓，甲不知也。無意中，於乙前談及丙事。乙若與丙不睦者，出種種污丙之語以撩甲，甲含糊以答之，敷衍以應之，而禍機於是伏矣。不移時，而丙即糾集多人，尋至甲處，責其不應毀我。甲若不認，乙即出而證明之。同時復有多人，長丙而短甲，馴至於毆。是時甲大窘，不得不乞人調停，而出金以酬之矣。

浦東李某，貌樸而家小康，一日至滬，行鬧市中，流氓見其可欺也，故撞其身，而脫履以示之曰：「子何損我鞋，污我襪？今將何言？」李不服，其黨從而罵之，且自碎其衣而號於眾曰：「此人既污損彼之鞋襪，又碎我之衣，吾輩決不甘。」乃揪李之辮，入茶肆，謂非至捕房不可。是時別有出而為調人者，勸其出資賠償，且叩頭而後已。

## 上海地棍之擺丹老

上海流氓之向人強借資財，曰擺丹老。若不與，即嚇使同類控辱之。

## 上海地棍以為人復讐取財

上海流氓有以為人復讐之法而詐欺取財者。如甲乙有微隙，為若輩所知，輒百出其計以煽之，非煽甲，即煽乙，務使若有不共戴天之仇者。如甲納之，則即召集其黨，護甲至乙處，聲言復讐。先以一二二人與乙為難，繼則各出武器以嚇之。復有一二人同時出而為之調處，責乙罰酒若干筵，每筵作價銀幣五圓，美其名曰紅紅面孔，請請弟兄，其實皆折價而納之於囊。紅紅面孔者，醉也。

且更有今日護甲至乙處，明日而復護乙至甲處者。如乙以勢孤力寡，恐為皮榔頭之架子，【謂打人曰對皮榔頭。】既忍氣吞聲，而獻酒若干筵之代價，明日則至甲處復仇，而黨甲者亦溷跡其間，至甲處尋釁，及其結果，亦與乙等。

## 上海地棍有好買賣

上海地棍有以好買賣為業者。譬如某甲有婦，外遇某乙，而甲之力不足與乙角，於是地棍揶揄之，陰諷之，並願為之代捉姦夫。及其得也，則大開談判，必奉金若干，始可寢事，否則拳足交加，尖刀插刺，連續而下。即不得已而至訟庭，既有原告，更有姦夫淫婦，而地棍之自身固無恙也。乙果畏事，則必諾其請，而若輩之欲饜矣。若輩遇此最喜，謂之曰好買賣。

### 上海地棍之喫講茶

喫講茶者，下等社會之人每有事，輒就茶肆以判曲直也。凡肆中所有之茶，皆由負者代償其資，不僅兩造之茶錢也。然上海地棍之喫講茶，未必直者果勝，曲者果負也。而兩方面之勝負，又各視其人之多寡以為衡，甚且有以一言不合而決裂用武者，官中皆深嫉之，懸為厲禁。

### 上海地棍之包開銷

上海新設商店，開市之日，必有於清晨前往購物，以廉價而得多量，甚至強迫其賒欠者。於是地棍得因之以為利，曰包開銷，先期前往，勸納銀幣若干，即無有賒欠者矣。

### 上海地棍之索陋規

上海地棍之所得陋規，新年令節為尤多，如賭場也，私設之煙館也，所獲甚豐，有得百金以上者。

### 淨慈寺僧騙王元寶

國初，徽商王元寶業饒廣陵，其富冠兩淮，每三年，必取道浙江，返徽以省墓。適杭州西湖淨慈寺大殿燬於火，主僧欲募資重修，計當世之大力者莫如王，乃預遣畫工密赴揚，圖其形，塑作羅漢，露坐殿隅。元寶游西湖，將至寺，主僧率合寺五百餘僧，具袈裟香花奉迎。元寶駭問，主僧則曰：「昨夜夢迦藍神諭，謂今日羅漢以肉身返寺，故奉迎耳。」元寶聞而疑焉，見像，乃信之，大喜，視殿宇被燬，因發願重修，於是僧得巨資。

### 造畜

壓媚之術，不一其道，或投羹餌，給之食，則人迷罔，輒相從而去，山東最多，俗名之曰打絮巴，小兒無知，輒受其害。又有變人為畜者，名曰造畜，此術江北猶少，河以南輒有之。順、康間，揚州旅店中，有一人牽驢五頭，暫繫櫪下，云：「我少選即返。」兼囑勿令飲噉，遂去。驢暴日中，蹄齧殊喧，主人著牽涼處。驢見水，奔就之，縱飲焉。一滾塵，化為婦人。怪之，詰其所由，舌強而不能答，乃匿諸室中。既而驢主至，驅五羊於院中，驚問驢之所在。主人曳客坐，便進餐飯，且云：「客姑飲，驢即至矣。」主人出，悉飲五羊，輾轉皆為童子。陰報郡，遣役捕獲，遂械殺之。

江南謂之扯絮，所施之術，大抵相同。而四川及湖南、湖北有謂之曰高腳驢子者。其在途也，婦女多至二三百口，托詞販賣，實拐術也。間有逃出者，問之，曰：「被迷時，覺天地昏暗，或兩旁皆虎豹，或皆江河，僅有中間一線之道，遂不覺隨之走也。」

### 念秧

拐騙之徒有曰念秧者，北方土語也，蓋言辭浸潤，乘機以行其詐欺。南方謂之局騙。

蒲留仙曰：人情鬼域，所在皆然，南北衝衢，其害尤烈。如強弓怒馬，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夫人而知之矣。或有剽囊刺橐，攫貨於市，行人回首，財貨已空，此非鬼域之尤者耶？乃又有萍水相逢，甘言如醴，其來也漸，其入也深，誤認傾蓋之交，遂罹喪資之禍，隨機設阱，情狀不一。俗以其言辭浸潤，名曰念秧，北途多有之，遭其害者尤眾。王子巽者，淄川諸生，以入都探其友旗籍某太史，治裝北上。出濟南，行數里，有一人跨黑衛，與同行，時以閒語相引，王頗與問答。其人自言：「張姓，為棲霞隸，亦奉差赴都者。」稱謂搗卑，祇奉殷勤。相從數里，約同宿，王在前，則策蹇追及，在後，則止候道左。僕疑之，厲色拒去，不使相從。張頗自慚，揮鞭遂去。既暮，休於旅舍，偶步門前，則見張就外舍飲。方驚疑問，張望見王，垂手拱立，謙若廝僕，稍稍問訊。王亦以汎汎適相值，不為疑，然王僕終夜戒備之。雞既唱，張來，呼與同行，僕咄絕之，乃去。朝暾已上，王始就道。行半日許，前一人跨白衛，年四已來。衣帽整潔，垂首蹇分，眈寐欲墜，或先之，或後之，遂巡餘里。王怪問：「夜何作，致迷頓爾？」其人聞之，猛然欠伸，言：「我清苑人，許姓，臨淄令高繁是我中表。家兄設帳官署，我往探省，少獲醜胎。今夜旅舍，誤同念秧者宿，驚惕不敢交睫，遂致白晝迷悶。」王故問念秧何說，許曰：「君客時少，未知險詐。今有匪類，以甘言誘行旅，賁緣與同休止，因而乘機騙賺。昨有葭葦親，以此喪資斧，吾等皆宜警備。」王頷之。先是，臨淄宰與王有舊，王曾入其幕，識其門客，果有許姓，遂不復疑。因道溫涼，兼詢其兄況。許約暮共主人，王諾之。僕終疑其偽，陰與主人謀，遲留不進，相失，遂杳。翌日，日卓午，又遇一少年，年可六七，騎健驪，冠服秀整，貌甚都，同行久之，未嘗交一言。日既西，少年忽言曰：「前去屈津店不遠矣。」王微應之。少年因咨嗟歎歎，如不自勝。王略致詰問，少年歎曰：「僕江南金姓，三年膏火，冀博一第，不圖竟落孫山。家兄為部中主政，遂載細小來，冀得排遣。生平不習跋涉，撲面塵沙，使人籌惱。」因取紅巾拭面，歎咤不已。聽其語，操南音，嬌婉若女子。王心好之，稍稍慰藉。少年曰：「眷適先馳，久望不來，何僕輩亦無至者？日已將暮，奈何？」遲留瞻望，行甚緩。王遂先驅，相去漸遠。晚投旅邸，既入舍，則壁下一牀，先有客解裝其上。王問主人，即有一人入，攜之而出，曰：「但請安置，當移他所。」王視之，許也。王止與同舍，許遂止，因與坐談。少間，又有攜裝者入，見王，許在舍，返身遽出，曰：「已有客在。」王審視，則途中少年也。王未言，許急起，曳留之，少年遂坐。許乃展問邦族，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。俄頃，解囊出貲，堆累頗重，秤銀兩，餘付主人，囑治穀酒，供夜話。二人爭勸止之，卒不聽。俄而酒炙并陳，筵間，少年論文，甚風雅。王問江南闈中題，少年悉告之，且自誦其破承，及篇中得意之句。言已，意甚不平，皆扼腕而歎。少年又以家口相失，夜無僕役，患不解牧圉，王因命僕代攝莖豆，少年深感謝。居無何，忽蹴然曰：「生平蹇滯，出門亦無好況。昨夜逆旅與惡人居，擲般叫呼，聒耳沸心，使人不眠。」南音呼般為投，許不解，固問之。少年手摹其狀，許乃笑，於囊中出色一枚曰：「是此物否？」少年諾。許乃以色為令，相歡飲。酒既闌，許請共擲，贏一東道主。王辭不解，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，又陰囑王曰：「君勿漏言，蠻公子頗充裕，年又難，未可深解五木訣，我贏些須，明當奉屈耳。」二人乃入隔舍。旋聞轟賭甚鬧，王潛窺之，見棲霞隸亦在其中，大疑，展衾自臥。又移時，眾共拉王賭，王堅辭不解。許願代辨梟雉，王又不肯，遂強代王擲。少間，就榻報王曰：「汝贏幾籌矣。」王睡夢塵之。忽數人排闥而入，語啞嚙，首者言為佟姓，為旗下擺賭者。時賭禁甚嚴，皆大恐。佟大聲嚇王，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。佟怒解，與王敘同籍，笑請復博為戲。眾復博，佟亦賭，王謂許曰：「勝負我不預聞，但願睡，無相溷。」許不聽，仍往來報之。既散局，各計籌馬，王負欠頗多，佟遂搜王裝囊取償。王憤起相爭，金捉王臂，陰告曰：「彼都匪人，其情叵測。我輩乃文字交，無不相顧。適局中我贏，得如干數，可相抵。此當取償許君者，今請易之，便令許償佟，君償我，不過暫掩人耳目，過此仍以相還，終不然以道義之友，遂實取君償耶？」王故長厚，亦遂信之。少年出，以相易之謀告佟，乃對眾發王裝物，佔入己囊，佟乃轉索許、張而去。少年遂僕被來，與王連枕，衾褥皆精美。王亦招僕入臥榻上，各默然安枕。久之，少年故作轉側，以下體啣就僕。僕移身避之，少年又近就之，膚著股際，滑膩如脂。僕心動，試與狎，而少年慙勤甚至。衾息鳴動，王頗聞之，雖甚駭怪，而終不疑其有他也。味爽，少年即起，促與早行，且云：「君蹇疲殆，夜所寄物，前途請相授耳。」王尚無言，少年已加裝登騎。王不得已，從之。驪行駛，去漸遠，王料其前途相待，初不為意。因以夜間所聞問僕，僕實告之，王始驚曰：「今被念秧者騙矣。焉有宦室名士，而毛遂於圍僕者！」又轉念其談詞風雅，非念秧者所能。急追數里，蹤跡殊杳，始悟張、許佟皆其一黨，一局不行，又易一局，務求其必入也。償債易裝，已伏一圖賴之機。設其攜裝之計不行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。為數金，委綴數百里，恐僕發其事，而以身交驪之，其術亦苦矣。後數年，而有吳安仁之事。

淄川吳安仁，三喪偶，獨宿空齋，有秀才來與談，遂相知悅。從一小奴，名鬼頭，亦與吳僅報兒善。久而知其為狐。吳遠遊，必與俱，室中人不能睹。吳客都中，將旋里，聞王子巽遭念秧之禍，因戒僮警備。狐笑言：「勿須，此行無不利。」至涿，一人繫馬坐煙肆，裘服齊楚，見吳過，亦起，超乘從之。漸與吳語，自言：「山東黃姓，提堂戶部，將東歸，且喜同途，不孤寂。」於是吳止亦止，每共食，必代吳償直，吳陽感而陰疑之，私以問狐。狐但言不妨，吳疑乃釋。乃晚，同尋逆旅，則先有美少年坐其中。黃入，與拱手為禮，喜問少年何時離都，答云：「昨日。」黃遂拉與共寓，語吳曰：「此史郎，我中表弟，亦文士，可佐君子談騷雅，夜話當不寥落。」乃出金貲，治具共飲。少年風流蘊藉，遂與吳大相愛悅。飲間，輒目示吳作觴政，罰黃，強使釀，鼓掌

作笑，吳益悅之。既而史與黃謀博賭，共牽吳，遂各出囊金為質。狐囑報兒暗鎖板扉，囑吳曰：「倘聞人喧，但寐無吡。」吳諾。吳每擲，小注則輸，大注輒贏，更餘，計得二百金。史、黃囊垂罄，議質其馬。忽聞闔門聲甚厲，吳急起，投穀於火，蒙被假臥。久之，聞主人覓鑰不得，破扇啟關，有數人洶洶入，搜投博者，史、黃並言無有。一人竟捋吳被，指為賭者，吳叱咄之。數人強檢吳裝，力不能與之撐拒。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，吳急出嗚呼，眾始懼，曳入之，但求勿聲，吳乃從容以苞苴付主人。鹵簿既遠，眾乃出門去。黃與史共作驚喜狀，取次覓寢。黃命史與吳同榻，吳以腰囊置枕畔，方啟被而睡。無何，史啟吳衾，裸體入懷，小語曰：「愛兄磊落，願從交好。」吳心知其詐，然計亦良得，遂相偕抱。史極力周旋，不料吳固偉男，大鑿柄，嗶呻殆不可任，竊竊哀免。吳固求訟事，手捫之，血流漂杵矣，乃釋令歸。及明，史德不能起，托言暴病，但請吳、黃先發。吳臨別，贈金為藥餌之費。途中語狐，乃知後來鹵簿，皆狐為也。黃於途益諂事吳，暮復同舍。斗室甚隘，僅容一榻，頗煖潔，而吳狹之，黃曰：「此臥兩人則隘，君自臥則寬，何妨！」食已，徑去。吳亦喜獨宿，可接狐友。坐良久，狐不至。倏聞壁上小扉有彈指聲，吳拔關探視，一豔妝少女遽入，自扃戶，向吳展笑，佳麗如仙。吳喜，致研詰，則主人之子婦也。遂與狎，大相愛悅。女忽潛然泣下，吳驚問之，女曰：「不敢隱，妾實主人所遣以餌君者。曩時入室，即被掩執，不知今宵何久不至？」又嗚咽曰：「妾良家女，情所不甘。今已傾心於君，乞垂拔救。」吳聞，駭懼，計無所出，但遣速去，女惟俛首泣。忽聞黃與主人搥闔鼎沸，但聞黃曰：「我一路祇奉，謂汝為人，何遂誘我弟婦？」吳懼，逼女令去。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，吳倉卒汗如流瀦，女亦伏泣。又聞有人勸止主人，主人不聽，推門愈急。勸者曰：「請問主人意將胡為？如欲殺耶？有我等客數輩，必不坐視兇暴。如兩人中有一逃者，抵罪安所辭！如欲質之公庭耶？帷簿不修，適以取辱。且爾宿行旅，明明陷詐，安保女子無異言。」三人張目不能語。吳聞，竊感之，而不知其誰。初，肆門將閉，即有秀才共一僕，來就外舍宿，攜有香醞，遍酌同舍，勸黃及主人尤殷。兩人辭欲去，秀才牽裾，苦不令去，彼乘間得遁，操杖奔吳所。秀才聞喧，始入勸解。吳伏窗窺之，則狐友也，心竊喜。又見主人意稍奪，乃大言以恐之，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，女啼曰：「恨不如人，為人驅役賤務。」主人聞之，面如死灰。秀才叱罵曰：「爾輩禽獸之情，亦已畢露，此客子所共憤者。」黃及主人皆釋刀杖，長跽而請。吳亦啟戶出，頓足怒詈。秀才又勸止吳，兩始和解。女子又啼，謂寧死不歸。內奔出媼婢，捽女令人，女子臥地哭，益哀。秀才勸主人，以重價貨之吳。主人俛首曰：「作老娘三□年，今日倒繃孩兒，亦復何說！」遂依秀才言。吳固不肯破重貨，秀才調停主客間，議定五□金，人財交付。及晨鐘動，乃共促裝，載女以行。女未經鞍馬，馳驅頗殆。午間，稍休憩，將行，喚報兒，不知所往。日西斜，尚無跡，頗疑訝，遂以問狐。狐曰：「無憂，將自至矣。」星月已出，報兒始至。吳詰之，報兒笑曰：「公子以五□金肥奸僧，竊所不平，適與鬼頭計，反身索得。」遂以金置於几。吳驚問其故，蓋鬼頭知女止一兒，遠出□餘年不返，遂幻化作其兄狀，使報兒冒弟以入門，索姊妹。主人惶恐，詭托病殂。二僮欲質官，主人益懼，賄之以金，漸增至四□二，僅乃行。報兒具述其故，吳即賜之。吳歸，琴瑟綦篤，家益富。細詰女子，曩美少即其夫，蓋史即金也。囊一榭紬帔，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。蓋其黨與甚眾，逆旅主人皆其一類。不意吳所遇，即王叫苦之人也。

### 飾男為女以鬻錢

有某紳在揚州買妾，連相數家，悉不當意。惟一縵寄居賣女，女□四五，丰姿姣好，又善諸藝，大悅，以重金購得之。至夜，入衾，膚膩如脂，喜而捫其私處，則男子也。駭極，方致窮詰，蓋買美僅加意修飾，設局以欺人耳。黎明，遣家人奔赴媼所，則已遁，中心懊喪，進退莫決。適浙中同年某來，因告之。某便索觀，一見大悅，以原金贖之而去。

### 僧以王某為人蝟

祥符縣有三教庵，距城□餘里，僻在荒野，旁近無居民。康熙壬戌七月，有武秀才王某自遠道訪舊而歸，子身無伴，暑渴且甚，暫憩於庵。庵僧以茶飲之，遂懵然不能言，兩目瞪視而已。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，從左手腕刺入，初覺微痛，漸乃不省。遂解其衣，髡其頂，復將百針自腰以上，凡肩背胸膊，悉密釘之，竟成人蝟。乃以柳輿舁之出庵，周行村鎮，宣佛號，且曰：「有能施銀錢者，為拔一針。」檀施頗集。旋至城市，觀者如堵。眾中有一人就而迫視之，良久，亟呼曰：「此我表弟王某也，何至是？」僧駭走。市人擒僧鳴縣，押取解藥，為去針盡，迺甦。時蒲圻黃帖雲令祥符，鞠治得實，遂置僧於法。

### 黠婦以偽夫取財

張秋者，山東某邑之屬鎮也。有一婦，年三□餘，僱驢至兗州探親，驢夫從之行。中途，問驢夫有婦乎，曰：「無。」婦曰：「我亦新寡，與汝可為夫婦矣。」驢夫大喜，因野合焉。既至，謂驢夫曰：「我母家頗豐，子衣如此，不便同歸。」因予□金，令至緞肆買緞持歸。婦密燒其數處，驢夫不知也。婦曰：「如此破緞，汝買之何用！可於飯後往易。」則已密置毒於飯中。驢夫食訖，遂同至緞肆，爭論間，毒發死矣。婦以緞肆殺夫，欲鳴官。緞肆中人急以五百金賄婦，婦遂挈資騎驢而去，蓋借驢夫以挾詐也。此康熙辛未事。

### 僧以邪術騙金

雍正時，常熟某巨公退歸林下，雅好方技，一時術士多歸之。僧某稱自峨眉來，無長物，惟攜一鉢。聞者不為通。僧置鉢門前，撥之，不動，怪之。僧使審視，則鉢中忽若湖海，波浪湧現，魚龍出沒。大驚人告，某禮之為上賓。一日，僧邀某游山，攜手一躍，身入鉢中。行數□里，有山巍然，千峰萬壑，景色絕異。僧曰：「赤城也。」登其巔，但見紅日初出，蕩漾海波，霓隱電沒，五色畢具。某大樂。僧請至山坡寺中少憩，即亦徐步從之。寺甚古，前後松柏，皆虬盤龍纏，類千歲物。僧進伊蒲饌，香潔清淨，食之而甘。已而此僧忽不見，以問寺僧，寺僧曰：「彼言公披薙於此，將不歸矣。」某大窘，再三乞哀。寺僧要令捐□萬金，助修正殿，某書券與之。書畢，向僧復至，拱手謝過，引鉢示某，請窺之。某俯視，則見一家兒女眷屬，皆在眼前，回顧，身故儼然坐堂前也。尋向僧，不復見。發篋，失金而得券，竟寢其事。或曰，此白蓮教邪術所為也。

### 粵西多拐騙婦女

乾隆以前，粵西拐騙婦女之案極多，及訪其被拐者，則又非原夫，而先為拐得者，甚至有一拐再拐三四五拐，輾轉而歸之原夫者。故凡婦女出行，必夫自送之，否則即如行李貨物之為他人所有矣。

### 方九麻子影射盜名以欺僧

乾隆時，直隸總督方勤襄公維甸之族叔曰九麻子者，少無賴，能以術攫人財，屢犯法，捕弗獲。中年，忽走保定，投勤襄，自陳改行，願為走卒以自效。勤襄使佐內署會計事，月給以數金。任事勤謹，且謙抑，主計者屢稱譽之於勤襄，乃數倍其月給，而勤謹謙抑如故。偶出，必購舊皮箱歸以為常。數年，積百數□具。人問之，曰：「無他，予亦欲為販客耳。南方革貨貴，北貨直賤而堅，雖費舟車資，獲利猶倍蓰也。」

一日，九麻子請於勤襄，謂將歸省母，乞假數月，允之，且厚贖焉。乃雇大車□餘輛，載箱以行，加鎖焉，亦不知其中藏何物也。先是，勤襄尊人格敏公觀承之出塞省親也，嘗道經沙河縣之伽藍寺。某歲，大風雪，凍餓，僵於寺門外。主僧舁入，救之甦，給以粥糜藥餌，更贈裘與金。數日病已，將行，謂僧曰：「苟富貴，必大興爾寺。」及官直督，乃捐萬金修寺。僧又置良田數千頃，跨三邑界，有下院數□處，九麻子夙知之。是日抵寺，謁主僧，謂受制府命，護衣筭還里，距驛尚遠，不得達，乞假一宿，僧許之。乃積筭於僧之密室，更命沙彌備浴器，購皮紙數□張，麵餅一器，置浴器密室，以皮紙嚴封窗隙。僧以時方盛暑，見而異之。及浴，僧竊窺，乃坐浴器中作恨聲曰：「皆爾作怪，致名播全省，無立足地。」隨語，隨拔其髮之毫毛。僧白之主僧，主僧訝曰：「是必賞格中人也。數月前，有大盜號飛毛腿者，劫某邸，得贓甚巨，朝廷命步軍統領懸重賞購之，期必獲，今其是矣。」乃密報縣，縣令遣兵役掩捕之。九麻子至縣自陳，如告僧語。不信，繫之於獄，遣人至保定偵之，信，乃大恐，延之上坐，設盛筵請罪，且厚賄之，囑勿為制府知。曰：「可，惟筭存於寺三日矣，保無有遺亡者，須輦至縣署驗之。」令亦謂然。筭至，悉啟之，則木魚鐘磬及殘破之袈裟經典也。九麻子怒曰：「督署安有是，是必為僧所易者。」因出物單以示令，欲主僧如數以償。僧無以

辨，持之力，令和解之。令罰五萬金，九麻子乃挾以歸。

### 插天飛屨行騙

方勤襄之族人有曰插天飛者，方頤廣穎，美鬚髯，熟諳宮廷事，有徒黨甚眾，專伺察各省大吏之陰私以取財。汴撫某以事擢上怒，將罪之，未發也，忽喧傳有操北音者數人至，居某寺，晨開門，通樵汲，餘皆閉門禁出入，官吏皆皇駭。祥符今日遣軫役伺之。一日薄暮，役見有似內監者一人出，提壺行沽。尾至肆，與語，不答。次日又遇之，役代給直，更邀之飲，詢之，曰：「吾主聞巡撫於某某等案得賄枉法，故命密訪，如得實，將不測，慎勿洩。」役亟走報，官吏皆失色。

翌日，撫率屬往謁，叩門，不應，但聞敲扑呼號聲，久之寂然。門啟，有二人舁一杖斃之尸出，役識為昨之沽酒者，以告撫，官吏皆大懼，慄慄然報名進，則見有黃馬褂、珊瑚冠、孔雀翎者，侍上坐少年側，謂眾官曰：「爺在此，可行禮。」少年欠伸小語，乃代宣曰：「明日回京。」至暮，撫密遺以黃金萬兩。越翼日黎明，率屬餞之於城外，去矣。侍側者，插天飛也。

道光時，清江浦最繁盛，以漕河兩督駐其地也。魯撫某署河督，將赴任，而漕署忽有老者衣冠上謁，自謂為河督封翁，先河督而至。漕督接見，暢談朝事，既而曰：「我之行，先吾子一日，彼尚未至。適購某肆古玉數事，議價三千金，擬乞暫借以付。吾子至，即奉還。」漕督立命人舁三千金出。老者方命其從者取金，門者忽報新河督至，老者笑曰：「彼自當至矣。」河督入，老者仍踞上坐，撫鬚微笑曰：「爾來此，當有公事，我先去。」漕督送之出。及返，河督曰：「彼何人斯？」漕督大詫曰：「非封翁耶？」河督曰：「家君以病留京耳。」漕督至是乃悟為騙，亟下令捕之。捕者惟見綠色肩輿及紅傘委棄道周而已。老者亦插天飛也。既而案疊疊，京外通緝。插天飛匿蘇州逆旅，兵役數人往捕之，插天飛曰：「姑緩縛，我罪不至死，而累公等，固不可徒勞跋涉也，當以制錢五百緡、裘餘筭與公等分之。」並置酒飲之，皆醉飽，各披裘數襲於身，纏錢餘緡於腰，挾插天飛以行。時方深秋，兵役皆重累汗下，幾不能步。至歧途，插天飛奔而逸，兵役不能追也，皆瞠目視其去。

### 騙子賃居承恩寺

江寧承恩寺之屋宇，深邃而軒敞，時有寓公，然非富貴者不能賃也。乾隆時，有一人至，僕馬甚都，從者七八人，至寺，似顯者，而便服。案架一帽，以袱覆之，不識是何頂戴。僧私詢其僕，皆以客商對。數日無動靜，亦無人與之往來，惟其僕日日乘馬出，不知何為。一日，廚人持大秤入市買肉，不允而鬪，僕適策馬過，見之，下馬，鞭廚人，責以生事，且斥之曰：「王爺且不露聲色，爾何得爾！設為王爺所知，爾死無所矣。」由是合城轟傳，當道皆求謁，拒不納，以訛傳覆之。府縣以上皆厚贖金幣，約數千，故不受，往返數四。時已入夜，僕恐持回或有失，請存於此，明旦主人自來，強從其請。次晨往覘，則室中寂然，門牖洞開，不知其何時去，即僧亦不覺也。

### 騙三千金

和珅用事時，有少年至金陵，住承恩寺，自稱為和中堂子，與當道相往來，言於江寧守，乞借銀三千兩。守允之，與幕賓密議，恐其偽。幕賓有曾居京都者，諳知和之子善書大鵝字，曰：「盍招飲，而置筆硯，請其書鵝字，則真偽立辨矣。」守從之。飲次，從容祈請，少年大笑曰：「君何以知我善此？備善筆否？可令人磨墨，書畢再飲。」乃伸紙於案，注濃墨於硯。少年取筆蘸墨，方欲落紙，忽投筆怒曰：「爾非乞我書，蓋疑我為騙子，欲留筆據耳。吾父若知之，我何以自解？銀不敢借，酒亦不必飲。」乃拂袖徑出，忿忿升輿去。守惶懼，速送三千金，殷勤謝過而歸。次晨偵之，已不知何往矣。探知和子實未出京，前者乃騙子也。

### 騙黃金二百兩

江右某相薦其門人某撫蘇，某思有以報之。適其次公子以書來謁，見之。其人少年倜儻，應對如流。緣書中有告助意，問所需，以二千金對，允其請，且留之小住，則以父命迫促為辭。及答謁，則見其所乘為巨舫，行李僕從莫不華煥。某意相崇儉，是人不類，竊疑之，質之於幕賓某孝廉，以其亦為相之門下士也。孝廉曰：「某公子，幼曾見之，今相隔有年矣。」因出其所書之扇，俾某觀之，楷法挺秀，笑謂孝廉曰：「明日我譙公子，屈君作陪，面索其書，則真偽立辨矣。」

撫既設席宴公子，公子來，見孝廉，先呼曰：「相隔多年，尚識鄙人否？」孝廉不能辨，唯唯而已。某出紙求書，公子欣然諾，命僕磨墨，其僕面赤手戰，目視公子。公子呼哦聯句，提筆欲書，忽擲筆心僕曰：「盍去諸，彼慢我矣。乘我有所干求之時，故索我書，乃以賣字之文巧視我耶？」悻悻然出，登輿去。撫追送，公子亦不回顧。撫自悔鹵莽，具黃金二百，至其舟謝罪，強之受而去。未幾，相有幼子至，與前人名柬相同，而無書札。見之，則樸素黯淡，恂恂儒雅。使孝廉相客，客不識。留之入署，亦願居。索其作書，亦不辭。某疑莫解，使捷足入都探之，始知前者入騙子手矣。

### 騙人參

京師張廣號售人參有名，一日，有騎馬少年，負銀一囊至肆，則先取銀百兩，與之作樣，而徐取參數包閱之，曰：「我主人性瑣碎，買參不如意，必呵責，我又不善擇，可否先存此銀於店，命老成肆夥多攜上等等者同往，任其自擇，何如？」店中人以為然，即納銀，索店中年老之夥，負參數斤偕往，臨行，囑曰：「謹持參，勿落他人手也。」

店夥從少年入東華門，至一大府第，遂相將登樓。樓有主人，美鬚眉，披貂裘，帽有藍寶石，病奄然，倚枕，目店夥者曰：「所攜參果遼東之無上上品耶？」夥唯唯。旁二僮捧參上，按包開檢，所批駁，皆一一無訛。閱未畢，忽門外車馬甚喧，一客人，主人惶遽，命侍者下樓，辭以病，不能會客，低語店夥曰：「此蓋向我借債客也，斷不可使之上樓。彼上樓，知我力能買參，則難以無錢相覆矣。」客則在樓下呼曰：「汝主病，詐也，必抱優童娶小奶奶，故不許登樓，我必上樓一看。」侍者固拒之，爭不已。主人愈惶急，又低語店夥曰：「速藏參，速藏參，慎毋為惡客所見。牀下竹箱可安置。」以銅鎖之匙付之，又曰：「汝坐此獲守，我且下樓見之，或能止其上樓也。」遂踉蹌下樓，與客始而寒喧，繼而嘲罵。客必欲上樓，主又固拒之，客大怒曰：「汝不過防我借銀耳，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。如此薄待我，我即去，永不再來。」主人陽為謝罪，送客出，僅亦隨之出，久而寂然。店夥乃端坐箱上以待，則久不至，始疑之，開鎖取參，參不見。蓋藏參者乃活底箱也，箱底即樓板，方嘲罵時，已從樓下脫板取參，店夥不知也。

### 騙牆

京師有富人欲買磚造牆，某甲聞之而往見，告之曰：「某王府門外牆，今欲拆舊磚，易新磚，公何不買其舊者。」富人疑之，曰：「王爺未必賣磚。」甲曰：「某在王爺門下久，不妄言。公既不信，請遣人偕至王府，俟王出，某詭請，王若點頭，再拆未遲。」富人以為然，遣家奴持弓尺偕往。故事，買舊磚者，以弓尺量若干長，可折二分算也。時王適下朝，甲攔馬首跪，作滿洲語，喃喃然。王果點頭，以手指門前牆曰：「憑渠量。」甲即持弓尺率同往之奴量之，縱橫算得七丈七尺，值百金，歸告富人。富人喜，即予半價。擇吉日，遣家奴率人往拆牆。王邸之閹人大怒，擒問之，奴曰：「王所命也。」閹人啟王，王大笑曰：「某日跪馬頭白事者，自謂為某貝子家奴，主人將築府外照牆，愛我牆之式，故求丈量，以便如式砌築，我以為此細事耳，何不可，故指牆命其丈，非賣也。」富人謝罪求釋，所費不貲，而甲遁矣。

### 騙畫

有白日人家騙畫者，方捲之出門，主人自外歸，賊窘，乃持畫而跪曰：「此小人家祖宗像也，窮極無賴，願以易米數斗。」主人大笑，嗤其愚妄，叱之去，竟不取視。登堂，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。

### 騙衣

上海某衣肆，一日有華服者至，言欲購貂褂。選擇既合，旋服之以試身量，已而步至櫃外，若欲就明處諦視者，已而遽舉步出門去。肆中人大驚，遽躍出，將追執之。至門外，忽有一人持瓷瓶過，突相撞，瓶墮地碎，遽闔門牽夥衣索賠，他夥復不得出，逮與徐言致慰，使稍候，則購貂褂者去久矣。蓋二人固串通為之者也。

又有至衣肆云為其母購衣囑肆驛送衣往者，比至其家，即大聲呼請老太太出視衣。便有一媼出，服亦修整。其人出衣示之，旋取衣入內，夥不疑也。久之不出，跡之，則已由後門去矣。詰媼，媼曰：「吾本丐婦，此人與我金，屬我坐此，並衣我佳衣，令我對汝作此語，初不知其何故也。今吾身上之衣，任汝取之，死生惟命。」夥無如何，舍之去。

又湘中有一外科醫生，嘗於門前為人治疾，凡婦人或稍有體面者，則在樓醫治。一日有人至，自言其甥年四，下體患瘡頗劇，將攜來請治，然此兒殊畏羞，汝宜導至樓上，方可診治，醫生許之。此人即至某衣肆購得衣衫，值數百金，肆中遣一幼年夥友隨往，先謂夥曰：「汝隨我至某處，彼處即有人至樓上付資也。」及至醫生處，醫生乃徐導夥行。此人問醫生曰：「前在樓上乎？」醫生曰：「諾。」【前在樓上，湘語也，即前面樓上之意。】店夥聞之，一若錢在樓上也，拾級登樓。少時醫命禡褲，夥大詫，醫曰：「汝下體非生瘡乎？」夥曰：「我何嘗有此病！」醫曰：「適汝舅囑吾為此。」夥訝曰：「汝何從見我舅？」醫曰：「適來者非汝舅乎？」夥曰：「此乃買衣之客，使我隨至此向汝取金者，何乃謂是吾舅？」遽下樓追客，則去久矣。

有某騙子之在滬觀劇者，與一華服者同坐，以所攜銀包置身側，注視臺上。戲畢欲行，伸手取之，則銀包與華服者皆杳矣。騙子忽自忖曰：「予固常日以騙人為事者，今乃為偷兒所算乎？」翌日，易服復往，且以膏藥貼於頰，欲使人不察也。至則華服者果在焉，乃仍與之並坐，以一中實以紙之銀包，置如前狀，故以華服者之馬褂角壓於身底。華服者果又取銀包，起而欲出座，急切不能行，乃脫褂而逸，於是馬褂為騙子所有矣。

京師某騙子，冠綴珠之冠，戴金絲眼鏡，昂首入衣肆，選擇久之，得青種羊馬褂，謂身量恐不合，不如已。肆中人憇之曰：「君姑披於身而於鏡中端詳之，鏡故在門側也。」騙子如其言，方徘徊瞻顧間，突有人自後攫其冠，騙子大呼而追之，青種羊馬褂亦隨之而去矣。

王松侯與吳柏生善，柏生出游，三月而未返。一日，有狀似女僕者，以柏生名刺至松侯家，言主母明日至親串家祝壽，欲假章服。時松侯亦他出，其妻不之疑，即出衣於笥，付之。及旬而不還，松侯往詢之，則實無其事。而此女僕者，亦不知誰何，蓋自他處得柏生名刺，用以行騙也。

### 騙靴

某著新靴行於市，一人向之長揖，握手寒暄。某視之，茫然曰：「素不相識。」其人怒笑曰：「汝著新靴，便忘故人！」掀其帽，擲之屋上而去。某疑其醉而酗酒也。方徬徨間，又一人來，笑曰：「前客何惡戲耶？尊頭暴烈日中，何不升屋取之。」某曰：「無梯，奈何？」其人曰：「我喜行方便，可以肩代梯，使汝踏之以升，何如？」某感謝。其人乃蹲於地，聳其肩，某將上，則又怒曰：「汝太性急矣。汝帽宜惜，我衫亦宜惜。汝靴雖新，靴底泥土不少，忍污我衫乎？」某愧謝，乃脫靴付之，以襪踏其肩而下。其人持靴徑奔。某得帽，高踞屋上，不能下。市人見之，以為兩人交好，故相戲也，無過過者。某乃哀告街鄰，覓得梯，及下，則持靴者不知所往矣。

### 丐婆詐欺某少年

杭州有夜航船，夜行百里，男女雜沓，中隔以板。仁和少年張某性佻達，以風流自命，方附船往富陽，窺隔艙有一婦，向其似笑非笑，張以為有意於己也。夜眠至三鼓，客皆酣睡，隔板忽開，有人以手撫摩其下體。少年大喜過望，挺其陽，使摸，而急伸手摸之，宛然女子也。遂爬身而入，彼此不通一語，極雲雨之歡。雞鳴時，少年起身，將過艙，其女緊抱不放，少年以為愛己，愈益綢繆。及天漸明，照見此女頭上蕭蕭白髮，方大驚。女曰：「我街頭乞丐婆也，今年六餘，無夫無子女，無親戚，正愁無處託身，不料夜間蒙君見愛。俗說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君今即我丈夫矣，願託此身，不需一錢之聘資，自當相從，有粥喫粥，有飯喫飯，何如？」少年窘急，大呼求救。眾齊起，嘲笑之，勸少年酬以金，始得釋手。

### 妓飾為孤女以行騙

遊士某在廣陵，納一妾，頗嫻文墨，意甚相得，時於閨中倡和。一日夜飲歸，僮婢已睡，室中闇無燈火。入視，闐然，惟案有一札，曰：「妾本孤女，僻處山林，以夙負應償，從君半載。今業緣已盡，不敢淹留。本擬暫住待君，以展永別之意，恐兩相悽戀，彌難為懷，是以茹痛竟行，不敢再面。臨風回首，百結柔腸。或以此一念，三生石上，再種後緣，亦未可知耳。諸惟自愛，勿以一女子之故，至損清神，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。」某得書悲感，以示朋舊，咸相慨歎，以典籍所載，嘗有若此之事，弗致疑也。後月餘，妾與所歡北上，舟行被盜，鳴官待捕，稽留淮上者數月，其事乃露。蓋其母重繫於人，佯以孤女自脫也。

### 錢豁五終身行騙

常州東門外錢豁五，其名蓋數易矣，至四餘，乃以炳名捐官。幼聰敏，應童子試，列前茅者屢，而未售。比冠，善屬文，諳音樂。而負人數百金，苦無以償。鄰有金某者，多屋宇，前數進無人居，設客座而已。旁有角門，通小街，為行人往來處。自外覘之，則若入內宅者，不知中有通衢也。豁五至是忽有計。一日清晨，往大街皮肆，檢洋貂、猓獬等皮數種，直千金，疊成包，呼其兩夥負之，云隨至我家取值去。乃率之出東門，徑入金宅，巍然大家也。至第三進，廳事堂皇，陳設井井。豁五曰：「請少坐，我攜貨入，與主人觀，即以銀出耳。」二夥固不疑，授之。豁五乃肩其包，由角門去。二夥以為入內也，而豁五出矣。良久，呼之莫應。二夥大恐，出廳後大呼，應者。及暮，金氏有人出開戶，二夥大譁，金茫然也。告以故，乃問攜包者自何處入，則指角門。金乃大笑，令出角門觀之，曰：「此通小街，小街而南即大街。伊自此南去，必疾行，殆至無錫矣。」二夥相顧，不能出一語，木立久，號咷去。

豁五於是時預已買舟河下，出角門，徑入舟。一晝夜抵蘇，貨其物，獲數百金，挾資游狹斜。不兩月，僅存數金，乃謀他適。有族兄某客粵西，往投之，行事頗相類，而不及豁五之敏，且不學無術。豁五至，喜甚，令司筆札，佐酬應。久之，而自立門戶，賃大廩，蓄群奴，凡公署靡不通，所帶頂，珊瑚以下靡不具，隨其時用之，脫騙撞哄無不至，獲多金。

豁五乃入都，日游金魚池、下窪子，資復盡，資緣入山西侍郎姚某門。侍郎喜蓄優，皆蘇、揚俊童，延豁五主之，教之按拍。一日，侍郎與豁五夜宴，呼歌童侑酒。侍郎興發，擁豁五所最愛者，豁五不悅。侍郎固不知，益嫖狎。豁五乃大怒曰：「吾人費幾許精神，教此上等色藝，未聞出一言謝，而乃恣意狼籍之，老西兒真蠢狗子。」侍郎亦大怒曰：「我費千萬金教歌舞，乃不許我偶一自娛。我延汝教之耳，竟為汝有耶？南蠻子真中山狼。」乃拳豁五。豁五方壯年，且曾習拳勇，奮臂敵之，毆侍郎，倒地昏暈，家人皆駭救，豁五乘間遁。侍郎僕皆憤，伺豁五過，群毆之，至重傷。豁五乃為詞首諸通政司，言侍郎私蓄歌童，延我教歌，許我歲俸如千金，數年不與，往索之，喝家人毆我，受重傷。驗之而信。通政司駭，呼侍郎家人問之，得實，乃謂家人曰：「此豈可上聞，汝主不惟去官，且罹重譴矣。」乃謀與和，令侍郎設席款豁五，議以所教全部優伶贈之。豁五曰：「我餬口於人者，豈能有此！無已，當并贈我以養優資。」侍郎唯唯，乃議贈數萬金，而豁五於是賃官房蓄樂部矣。

不半載，豁五資復罄，優伶亦歸別主，乃出遊山左，資緣與魯撫國泰之閩人交，往來甚密。適鄉人沈某為某邑宰，見豁五出入撫署，謀通關節。豁五曰：「中丞於黃白物，數見不鮮矣，所好者優伶。明府以數千金購而贈之，此我所能效力者，事半而功倍也。」沈信之，出金與豁五營辦。豁五以半市優伶，進之閩人，而自主之，往來益密。沈信之不疑，一日見國，啟曰：「卑職昨所進優伶，大人頗合意否？」國色然駭。沈以豁五介紹對，國更駭，訊閩人。閩人言固有南人錢豁五者，能書，奴才常召之辦筆墨事，其人能歌，不知其能騙也。國曰：「豈有能歌而不能騙者耶？」立發鎖封拘，而豁五已逸。追八里，始獲之，繫之，責之，逐遞解回籍。中途遇雨，解差怒曰：「我等食官食無幾，頻受此苦役，衙門飯誠無味。」豁五乘機進言曰：「汝等為小差，誠苦，而我善脫騙，當亦聞之。我中途謀逸，汝等所不能防。第恐累汝等，故尚遲遲。」解者求免累，豁五曰：「汝等欲我不遁，此斷不能。為汝等計，不如從我遁，為我腹心手足，富貴可立致，與汝等共享之。我但騙他人，斷不騙腹心手足也，汝等以為何如？」解差相與謀，皆言我等家累有限，誠可致富貴，何樂而不從乎。乃脫其桎械，乘夜相率遁，遊兩湖、江左，所至輒騙金為旅費。

豁五聞鄉人某侍郎將視學江右，乃入豫章，賃大宅而居。某至，先交通其閩人左右及其輿夫，約以某日出，經豁五門，肩輿少停。豁五藍頂盛服出，向輿揖。某問何來，答為同鄉，自述姓名。某出輿扶之。豁五言此即敝寓，大人如不棄鄉人，敢奉一茶。某乃攜手入，則巍然大第，已肆筵設席，一呼百諾，曲意奉承。須臾，堂前設紅氍毹，伶人以劇單進矣。某言邂逅相逢，何遽爾爾。豁五言此乃晚所親教，尚未上場，大人為通省貴人，當先以為壽。某遜謝，實深愜所好。酒數巡，劇亦數齣，呼二旦勸酒。某深好之，擁而加諸膝，乃大醉。酒闌劇止，某猶戀戀不能捨，豁五曰：「大人愛之，即令人署伺起居，可乎？」某大喜，攜之去。明日，某具彩餉候教帖邀豁五，由是往來頗密，通國皆知，謀關節者皆投豁五。豁五說某，某不肯，乃鉤通其左右及幕賓，出而招搖羅致之，獲金數萬。比某滿任去，而豁五亦盡。

豁五乃仍赴粵西，行其故智，而所為輒賣其兄，兄啣而絕之，人不復信。謀他適，無資斧，乃覓得廣西巡撫官封，補綴之，裝以廢紙，粘以雞毛，自飾為郵遞人，背竹筒黃袱，取道東行，路給驛馬飯食，經湖北、江西，入浙江。至杭州，為役識破，白錢塘令。令執之，啟官封，廢紙存焉。訊之，錢云：「我在廣西，欲歸而無資，聊假公以濟私耳，無他也。今欲罪我，我罪固無辭，第不利於四省官員，未知大吏能辦否？」令思其語誠然，且置之獄。時常州御史蔣某在浙，聞其事，念其小有才，殺之可惜，乃為營脫之，薦入運使柴某幕，為司出納，又獲金□餘萬，捐五品職，置田宅，且分潤其鄰里親串，人皆以為錢豁五不謬矣。柴為齷使令某所構，坐大辟，株連及豁五，籍其資，鄰里親串皆被累，豁五發邊遠充軍。

### 飾為某王以行騙

嘉慶初，某邸兼管戶部，偶以日疾乞假。時兩淮鹽院與揚州天寧寺僧善，一日，有貂纓狐裘口操京音者數人至寺，謂家主入都，道病，欲賃靜室養病，房舍精潔，不計值也。乃闢方丈後精舍以館之。俄有四五人押行李，僕從□餘輩簇擁一顯者，乘安輿入。僧出迎祇候，顯者不甚瞻顧，徑登殿禮佛，顧從人曰：「攜來繡幢，可施之。」眾荷一大木匣至，啟視，則陀羅錦繡諸佛菩薩像，點綴之樹石，皆綠松、珊瑚、珠寶鑲嵌而成，精巧絕倫，惟內府有之。顯者視戀懣畢，不交一語，惟入所賃屋以居焉。

僧睹其狀異之，私詰從人，皆云某省道員入覲者。然詞詭異，類王公，非尋常大員可比。居□餘日，寂不聲，日見紀綱入肆，購名畫及珍玩，約數萬金。有某肆送白如意一枝，索價千四百金，立售之。紀綱私扣六百，肆主不允，有口角，為顯者所聞，呼人，付以原值，慰遣之。命縛扣銀者，撻數百，逐之出。其人負傷詣僧，叩求曰：「作事一慎，為主人責逐。奈創劇，暫借一榻地調理，創平即行，荷德不淺也。」僧許之，以懷疑久，乘機研詰之，曰：「實不相欺，主人非他，某藩邸也。我為府中護衛齊某。主人奉命密查兩淮鹽務，故改裝寄居。」言訖，乃諄囑僧勿泄，泄則彼此齷粉矣。僧急白鹽政。鹽政固諳某邸狀貌，又知其請假也，因借僧赴寺，隔窗遙窺之。顯者方據案展帖作書，真某邸也。駭絕，不知所為：乃與僧懇齊。齊大驚，咎僧，鹽政為之力懇，齊曰：「余已獲罪，無從著手。有張老公者，王所親信，試與婉商，或能為地。」乃借僧代邀張至，至則齊音禿頰，儼然宦者。齊為述鹽政意，張變色，責齊曰：「汝真太不曉事，既以不慎獲戾，乃更欲陷我不測耶？」拂衣欲去。鹽政為之婉請再四，問意旨所在，張徐曰：「王已查明，鹽務有三害、五繆、□不可信之疏已具，當於復命時面奏之。」遂朗誦疏稿，皆中時弊。鹽政色變，乞求營救。良久乃曰：「惟一術，或可挽回。王昔年扈駕五臺，曾許施鑄金羅漢□八尊。分府以來，庫藏時或匱乏，公能具此以了夙願，王必德公。」鹽政大喜，徧市金□餘萬兩，蘇、揚為空。未幾，王登舟，鹽政尾其後，皆張居間為之關說，送之渡黃河始返。閱邸抄，則王已銷假，無日不召見矣。

### 僧以佛將出地行騙

嘉慶時，京師正陽門外有枯寺僧，點甚。某年除夕，掘地深丈許，儲黃豆百餘甕，上置釋迦像，密灌以水，使其迸發。元旦，播謠於眾，謂夢一佛將出地，眾惑其言。翌日視之，則螺髻翹然露矣。未幾，全身皆現。士女羅拜，歡聲雷動，僧斂錢無算。陸眉生時為給諫，聞其事，乘輿往，曳佛責之數□，泥猶溼也。驅僧出，封其寺。是年，尹杏農侍御深夜巡城，相傳有山西鬼呼冤事。都人士為撰章回小說一回，其目錄曰：「尹杏農大街遇鬼，陸眉生小廟拿神。」

### 陳譚以鴉片騙某千總

道光時，煙禁甚嚴。廣州嗜煙者眾，西關千總某藉以漁利，所得不貲。有無賴陳譚者，善以詐欺取人財，即賃屋居之，與千總對門，每出入，必輿馬。從以豪僕三五，賓客雜沓，日集於堂，人皆以為巨室也。一日，忽有一僕受撻，創甚。僕潛出，怨詈其主而私告千總曰：「吾以小不謹為主人所扑，然吾主人實犯大罪，而猶作威作福至於如此，君謂何如？」千總曰：「子之主人犯何罪乎？」僕曰：「今姑言之，吸鴉片煙也。」千總曰：「有證乎？」僕曰：「長日不吸，漏三下，始吸之。」千總是默計生財之時至矣，乃以言誑僕曰：「吾奉上官之命禁吸煙，若獲其證，當酬汝百金，惟須為我前導。」僕諾，因於夜深時密捕之。僕引千總往，從以數兵，一擁入，陳遂被捕，並挈其槍燈以往。陳至千總署，即大笑曰：「來此大佳，不去矣。」千總曰：「子為誰？」陳曰：「子不識我為陳譚耶？」千總曰：「咄，有證在，子何言！」陳即取槍擲之地，曰：「且視之，此亦足為據耶？」千總乃諦審槍之斗門，則在竹節下，不可吸，至是而始知為所給，深自引咎，令陳歸。陳不可，千總乃出金為謝，遂挾以歸。

### 騙煙土

某甲至漆肆購生漆□兩，付以銀一兩票，云：「汝持往照票，少頃即來取也。」遂復購鴉片煙土□兩七錢，使土肆人隨往漆肆。此人即問漆肆夥曰：「票已照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□兩漆乎？」曰：「然，□兩漆。」曰：「然則付彼可矣。」遂揚長去。已而漆肆夥持生漆出，土肆人駭曰：「此人購□兩七錢煙土，而云土價由汝處付，何乃以此畀我？且彼不適言照票乎？」漆肆夥亦詫曰：「彼購吾肆生漆而付銀一兩之票，吾知付汝生漆耳，安知其他！」二人相爭久之，始知均被騙矣。

### 冒充吳甌甫之猶子

吳甌甫中丞開府西江時，有一人自稱為其猶子，至九江，謁守令，留數日。臨行，德化令致贖儀二□金，乃周歷各邑月餘。至永豐，邑令慶書五為吳主會試時所取士，延之入署，盤桓二□餘日，贈以四□金，雇肩輿送之行，設酒餞別。方歡飲間，適德化令以中丞猶子過境，約計到省之期，馳稟道歉，吳以無其事，意心轉投他邑，飛檄通省獲辦。文至，家人託故請慶出席，入內呈文，閱之，慶先拘其僕，訊之良是，乃就席上繫之。後擬城旦春。

### 僧受老婦騙

湖州天寧寺，唐古剎也，大殿傾圮，工鉅費重，未得重建。道光乙未秋，忽有一婦至，年約六□餘，妝束類大家，僕婢數人侍奉惟謹。一僧從之，操杭州音。主僧接見，婦自云：「為武進陳姓，家鉅富，夫亡無子，有姪不愜意，未立為嗣。前月在杭州靈隱寺進香，遇僧云：『我為湖州天寧寺僧，凡□八人，以殿圮，皆他去，惟我獨存。今知女善人慷慨樂施，是以飛錫而至。』言畢，忽不見。我訝其異，特與靈隱僧同來。今見羅漢□八尊，惟一尚完，且與我前所見者酷似，意其欲我結此善緣乎？今當以麥數百斛，米數百斛，並腴田四百畝為贈。我先行，爾等可至我家運麥米取田契也。」主僧大喜，剋期而往。甫入境，即有人相逐，云：「主母知師等遠來，恐家中有褻，請至山莊小住。」至則屋宇精好，供具甚豐。已而司事者出示田契，云：「向武進具呈移文至湖州，交師管理。米麥須以船來載。」僧遂歸，計運費、關稅約須銀幣四百元，乃乞楊某、吳某代付，並懇各遣人隨之往。至則款待如故，並乞暫止一宿，明日至某處取麥，某處取米，且云田契已批准，可先將去。是夜各安寢。次早闌無一人，僅空屋。檢點臥處，銀物均杳然矣，乃惘惘而返。

### 巧掉箬包船以行騙

道光丁酉九月，禾中三塔寺南有村婦王氏，其母家與相近，時新穀方登，婦製餈餈一器，欲往遺其父。其夫以次日將入城買布，囑速返，婦諾之，攜一子而去。無何，日暮不至。次日走問，始知其未至家，尋訪不得，乃還，一日，出門沿塘行，未至萬壽山北里許，遙望隔岸有箬包船，急呼塘畔行舟渡至船邊，見二小丐方爭食，小丐即其所行騙而得者也。一小丐手擎餈餈，罵曰：

「昨師父以汝不能乞錢，故不許汝喫，以此一籃賞我，汝何得來奪！」村農近視其餽餽，酷似妻所製者，因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，小丐曰：「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，我師父遂撐過對岸，賺其進船。所攜餽餽有一籃，今猶剩此數枚也。」村農乃奔告婦翁，集數人操械而往，躍登船，則二老丐已歸，縛而搜之。其前後艙底有數甕，或鮮或槁，皆斷脊墮臂，貯滿其中。又有一小甕，泥封其口，撬開，則其妻與兒之首，血淋漓尚未乾也。於是并取其甕，解官。邑令鞠之，直認不諱。蓋此丐掉船游行江湖，以騙取村童，迫令行乞，不從則殺之，騙子之最凶惡者也。

### 仙人跳

蘇、滬有所謂仙人跳者，男女協謀，飾為夫婦，【亦有出之正確之夫婦者。】使女子以色為餌，誘其他之男子入室。坐甫定，同謀之男子若飾為夫也者，猝自外歸，見客在，則偽怒，謂欲捉將官裏去。客懼，長跽乞恩，不許，括囊金以獻，不足，更迫署債券，訂期償還，必滿其慾壑，始辱而縱之去。謂之仙人跳，亦謂之曰紮火圈。

吳江顧某以應試至蘇，寓吉利橋畔，其旁有茶肆，曰錦鳳樓，飯罷無事，偶往品茶。至則坐客滿矣，惟屋隅一几，僅有老嫗少婦在焉，無他客。顧往參坐，嫗即與之閑話，久之，頗洽，嫗曰：「此間無趣，即如有興，盍至我家，當烹佳茗以相待。」顧欣然從之。既至，導之登樓。樓上陳設頗精雅。時為道光季年，鴉片煙已盛行矣，榻上煙具存焉，請嘗之。顧辭以不慣，嫗曰：「偶游戲耳，庸何傷！」命少婦燒煙奉客。顧甫登榻，嫗脫其履曰：「任意眠坐，無拘束也。老身有事且去。」嫗去未久，聞樓下叩門聲甚厲，少婦遽起下樓。某疑焉，施從其後以下，陞伏戶後。少婦啟門，則有男子三、四餘人，闖然而入，問人在何處，少婦曰：「在樓上。」乃悉登樓，顧乘間逸去。

又有集黨以為之者，先使女子引誘男子，與之周旋，既接近，則引其黨數輩，各攜武器，追蹤而尋獲之，聲勢洶洶，不可嚮邇。佯稱妻為所污，非死不可，否則汝既愛之，汝可買之，並須賠償平日一切費用，否則決不再留此被污之婦云云。男子或稍抗拒，則偽為夫者必連聲喝打。其黨則又假作調人，竭力勸解，迫令男子獻金，並將其衣服及隨身所有者悉數括之而後已。

### 養瘦馬

金陵匪徒每於四方販賣幼女，選俊秀者，調理其肌膚，修飾其衣履，延師教之，凡書畫、管絃之類，無一不能。及瓜，則以重價售之巨室以為妾，或竟入妓院，曰養瘦馬。故遇有貧家好女子，則百計誘之，輒有受其誑而悔莫及者。

當陳芝楣制軍鑾督兩江時，有滇人徐鄰哉為上元令，因案罪誤，虧帑項，憂鬱以卒。親友奴僕皆星散，惟遺孀人、弱女，惇惇流寓，為居停所逐，乃求傭於人，作女工，有人引入瘦馬家，不知也。其家以老嫗主政，婢僕數人，咸尊之曰老太太。教師餘人。諸女日皆有所業，稱嫗為母，為祖母，為姥姥者，莫不嬌容麗質，舉止安嫻。其家法，則三尺之童，非奉呼喚不入中門，規矩井然，宛若大家。所雇徐孀人，教諸女刺繡耳。嫗見其所攜之女，年三、四，秀外慧中，甚愛之，易女以時服，令偕諸女入塾讀書。暇時，調琴作畫，以及吹彈歌舞之事，女與女伴逞能競敏，亦精絕無倫。

方孀人初至日，問嫗門第，則以丈夫、子皆外出服官，僅留諸女在家作伴為答，孀人信之。荏苒三年，女及笄，囑嫗為之擇婿，欣然從之。未幾，報某公子欲相女，先命諸女次第出，皆不中選，遂華裝徐女欲出，孀人止之曰：「此非大家所為。」嫗曰：「金陵風俗皆如是，不能違也。」不得已而去。

### 騙緞以倪某為質

越人倪某世習申韓，由幕而官，去官復幕，在保定待聘，居逆旅有日矣。某年冬，有人居逆旅之內廳者，章服華煥，從以群奴，賓客往來，絡繹不絕，似皆憲司之紀綱也。倪詢其僕，知為大名府之總司閫，奉本官命，來省購衣飾，為公子完姻，並延訪善於刑名、錢穀之士，俟聘定，即辭舊友者。倪即具衣冠往謁，其人稍閒，即與盤桓。久之，遂成莫逆，乃知其性情伉爽，而固目不識丁也。

一夜，漏三下，突有役來，傳本官諭，促其人歸。其人得信，叩倪寢門而告之曰：「請先生起，煩為一讀來書，有役守候，不能待旦也。」倪起而誦之，亦惟以辦公乏人，諭令迅將各物置妥即去，並舊友辭定，所訪之新友必須於開印前至署云云。其人踟躕曰：「辦物不難，訪友非易，先生意中有信託之人乎？」倪遂自述其歷就州縣，屢助其東人升遷之事，其人笑曰：「吾以先生為記室耳，不知申韓妙手，近在鄰居，而猶外求耶？今即請代稟覆，謂以千金訂定倪先生，俟各物辦齊即歸，不敢逗遛也。」倪為之書竟，役去。

次日，其人送關書及聘儀六金至，屈膝為禮，侍立，命之坐，謂不敢抗禮。其僕從亦來叩喜。倪大悅，曳其人入坐，曰：「相好在前，既承不棄，斷不可以常例拘也。」其人稱謝側坐，告以首飾尚未造完，俟工竣先歸，當遣車奉送耳。又數日見倪，似有不豫之色，倪惶然叩之，其人曰：「在貴鄉親某緞局購定貨物，不過偶欠數百金耳，堅持不舍，何吝也！」倪曰：「此亦市儈恆情，何足怪！吾與之素識，可為代保，雖千金亦無害。」其人曰：「如此大佳，特恐先生未之信耳。」倪曰：「他日同署辦事，尚何！」因即偕赴緞局。所定之物實千餘金，僅付百兩，餘皆逋欠，故未付物。而局主已訪得大名郡守確有姻事，且倪就其幕，故倪至，殷勤勸接。其人笑曰：「爾舖主不我信耶？請以先生為質。明年來迎先生時，金必攜至。」倪亦願力任之，局主欣然，其人遂滿載而去。翌年春仲，未有車來，局主大疑，邀倪同往大名，問司閫，無其人，亦無易幕事。倪歸，乃貨其行李以償局主焉。

### 認丐為義父以行騙

有耆而聾者，在某關行乞。某日，有官舫至，揚旗鳴鉦而泊。艙中有貴官，探首見丐，使從者扶之登舟，諦視之，曰：「汝非某長者乎？前曾繼我為義子，我以回籍求科名，遂久別。今幸得官是邦，不意義父一貧至此，兒之罪也。」丐知為誤，姑應之，曰：「我年老糊塗，前事如夢矣。」官曰：「義父雖為風塵面目，骨格猶存，兒識之無誤。」乃令從者導之赴浴更衣，移舟至僻處，頤養月餘，以膠粉染其鬚髮，則皤然一叟矣。語之曰：「兒衣不稱父身，將入市買帛，為父修飾，便可同往。惟義父曾行乞於此，恐有識者，礙兒顏面，閱貨時，若合意但搖首，不可多言。」丐允之。

官遂命泛舟入城，同乘肩輿二，從以二僕，父子皆服五品衣冠，若為謁客而出者，招搖過市。入銀樓，購金約臂，每具重四兩者一雙，謂樓主曰：「我將赴緞局，偕往兌銀可也。」樓主從之入緞局，具一單，與局主觀之，值須三千餘金。邀之入廳事，殷勤款接，私叩其僕，知一為嚴州同知，一為封翁，以同知之妹字杭州太守之子，將至會垣結婚，來此購奩中物耳。局主設席讓之，並約樓主作陪，曰：「是我之好友也。」樓主唯唯，方自以為榮。局主乃出綉緞洋呢各物，先奉封翁閱之，封翁皆搖首，局主曰：「此皆上等貨也，可入貢，豈猶不堪服用耶？」官曰：「既不合父意，可與妹觀之。」因令輿夫負貨物，一僕押之。良久未回，又令一僕往催，則輿夫先回，曰：「舟中人囑我稟官，曰綉緞經姑娘目，俱合意，不知應用何號平色銀兩，請自歸檢之。」官謂局主曰：「煩陪家君暫坐，我去兌銀，即回。」乃乘輿去。至舟，犒輿夫錢，曰：「爾等往來勞苦，先喫飯去。」輿夫去而舟開矣。丐坐俟至夜闌，不來，局主與樓主皆惶急，乃追問丐。丐亦情虛，語言閃爍，群擁之鳴官。令究其實，亦無可如何，惟晒緝而已，釋丐出。眾褫其衣，以靴帽不合時，舍之，丐遂戴五品冠，著朝靴，赤體而叫化於市。

### 冒為人父以奪錢

京師有某少年，以銀易錢於市，方諧價，忽一老者從後擊而仆之，且罵曰：「父窮至此，爾有銀，乃私易錢，不孝孰甚！」遂奪銀去。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。少年暈絕，良久始甦，云吾安得有父也。而銀已去，不可追矣。

### 冒充某方伯子以行騙

有京卿惡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，其子不知所之。京卿旋出為方伯，一日，入廟行香，時府縣以下伺應者數員，士庶環觀者數百人。突有敝衣冠者，至方伯前，長跪而號哭曰：「兒今願改過矣，請大人盡法處治，伏望收留。」語畢，叩首無算。方伯察之，非其子也，大怒，叱曰：「何處匪徒，敢冒吾子，殊大膽！」令役加以縲線，交首府，使問罪。首府挈至署，訊之，其人供稱前因

不好讀書，不受訓飭，偶有觸犯，為父所逐，今但求為之挽回，誓必奮勉用功，不敢稍惰，有負隆恩。守因詰其家世，言之鑿鑿。且察其神色悲慘，語言明爽，似非作偽者。試以制藝，亦能成篇，信其為方伯之逐子也。留之署，俾易冠服。公餘，為方伯委婉言之，方伯曰：「實非我子，若無為匪情事，任君遣之可也。」方伯歸，與僚議之，眾皆請見其人，令言志，則拜而泣曰：「父性嚴厲，己實不才，惟有回籍應試耳，倘得科名，或可藉贖前愆也。然無旅資，奈何？」眾憐其志而哀其遇，遂賫助數百金，送之去，而以責逐覆方伯。後聞家人言，始知確非方伯子。

### 以假人頭騙錢

當洪秀全據金陵時，曾忠襄督師進攻，結營雨花臺，相持年餘。洎同治初，寇之勢力漸蹙，京師有遣李文忠來援消息，忠襄遂下令猛攻，旋於甲子六月三日城破，蓋自咸豐癸丑至此，一稔矣。

時有銀樓曰天寶者，主人楊姓。一日薄暮，忽來大漢二人，操徐州音，土棍也。背承篋斗一，上覆袱，直入肆，故作張皇態，以語楊曰：「予鄉人，不識此為何物。」言時以手入斗，連探翹邊細紋者兩錠出，置案間，色晦黯，上暈土花，而一種不可掩之寶光，躍躍浮動，望而知為銀也。楊審視良久，曰：「是銀也，汝烏得有此？可售乎？」二人聞言，作驚喜狀，自相語曰：「是果為銀者，某地偏谷皆是，爾我此後但作富家翁，可無煩勞力矣。」復謂楊曰：「勿誑我，此既為銀，可與我以錢。」楊乃欺之，佯為持籌握算者，若按其值而予之，實則償不及半，二人亦不與較。臨行，楊與之約，謂後如獲此，當來兌，吾不汝欺也。二人諾而別。蓋兵燹之後，發現窖藏事，往往有之，以是遂不之疑。

詰朝，其一人果負篋斗至，悻悻然，擲諸楊前，而謂之曰：「子視之。」楊猶意是前物，揭視，則人頭也，駭極罔措。其人大喜曰：「子令我掘藏銀，同類起爭端，致相殘殺，實實啟於子，吾即遺此以嫁禍，不為過也。」言畢欲遁。楊急起挽之，願將原銀還之，令攜頭去。其人初有難色，旋經典籍者哀懇始允，將原銀裝腰囊，從容攜篋斗出門。未數武，適有鄰肆甫啟關者，其人即擲篋斗於門，匆匆竟去，曾不一回顧，人咸怪之。眾見其去遠，啟視，一人頭也，不敢匿，遂鳴里胥，報邑宰。宰親蒞檢驗，提頭出篋斗，乃麵粉捏成，塗飾彩色於其上，鬚髮則插以豬鬃也。宰怒其妄，笞里胥二百。當檢驗時，楊亦潛窺之，始悟己之受騙矣。

### 假關節以行騙

浙之杭人有金某者，以賈於海外起家。某歲，送其子姪應童試至杭，寓學院之車轅門外。有人叩門請見，見之，則衣冠華煥，僕從甚都，問有應試者陳某否。蓋金與陳固中表，知其向幕江南也。然其時實未歸，乃告以故，叩其來訪之意。其人躊躇曰：「陳不來，事不諧矣。我施姓，與陳至好。我為學使所聘，至此閱卷。」遂告別而出。門有肩輿，施登輿，由東轅門直入儀門矣。

金聞學使向有貨取之名，疑其人與陳必有勾串事，然亦無從進門，姑置之。一日，偕戚友遊西湖，遇施於聖因寺前，見其與兩客偕，皆翩翩少年也，從僕三四人，更有輿焉。施遙見金來，出隊趨迎，握手道故，指一衣秋香縐襖、冠盤金便帽者曰：「此學使之大公子也。」又指一卵色紡衫者曰：「此某孝廉，我同年同事也。」又謂二人曰：「此金君，為我至友。」遂問金同行戚友之姓名，互相揖讓，施大笑曰：「難得英俊多人，不期而會，我合作東道主，暢敘一日矣。」乃邀入五柳居，登樓列坐。酒家以木版來，指點酒肴之精妙者，次第供應。施與孝廉縱談今古，討論文藝，公子殷勤勸金浮大白。酒酣，有蒼頭飛騎而來曰：「大人有命，請公子同歸。」金潛起，給酒費。酒傭曰：「上座之客，入門時已先付矣。」金踟躕不安。施及兩客皆下樓，謂金曰：「三生有幸，始得訂交，如欲相見，但須告闖者張老，我自來耳。」旋拱手作別，乘輿馬而去。

金歸，與子姪言之，僉謂宜作答宴之舉，遂於旅邸設盛筵，具東交張老，以邀三人。次日，施赴讌，謂大公子與孝廉皆為公務所羈，囑致謝，遂入席。索其子姪之課文閱之，曰：「佳矣，惜未能投學使之所好也。就文論之，即如某篇某處應提，某處應頓，結以大尾，則必為學使所愛，無不命中矣。」眾咸服其論。金乃詢之曰：「君前訪陳，果以何事？」施曰：「吾輩既相好，言之何傷。學使之大公子，好交賢豪，令我輩為之介紹。陳君前約貴處之某姪，為通邑富豪，欲與公子納交，不意陳遠客未至，殊掃興也。」金曰：「如我子姪，不識可充數乎？」施曰：「無不可，但縹緲之費，各需千金，能乎？」金曰：「得半猶可。」施難之。金再三懇求，既而曰：「幸有我在，或可商之。」言未已，有二役以提督學院大燈見迎。金送之出門，見其由中道入，文武巡官皆旁立候進，金深信之不疑矣。

翌晨，施來，曰：「關防在邇，遲恐不得出。大公子以我故，允所請，惟須以金面封，俟榜發來取。」遂同赴錢局，如數兌銀，加緘而回，給以關節。未幾，試畢，金之子姪皆落孫山，始疑之。赴局開兌，則原封固不動也。啟之，易以磚石矣。中有一紙書云：「大宗師如此清正，汝曹妄想功名，理應重罰。所封千金，權借濟急，銷汝罪愆。以佛法論之，或者來世有奉還之日也。不必冤屈好人。此囑。」金大怒，乃設法納交於學轅之巡捕官，以訪其事，始知學使幕中實無施某，即所謂大公子者，亦年貌不符。蓋騙子先冒雜役，於放水菜時入內，匿號舍中，易衣冠而出。巡捕官見其章服華煥，且自內出，則拱候之，其人亦然。既入，則仍易破衣，混雜役中出矣。至張老及燈籠夫，皆其黨偽充者，事後俱逸，所騙亦不僅一金也。

### 冒為人子以行騙

中牟劉氏女嫁興國州，其夫與子皆前卒，出而為傭，常居其主樊氏家。時樊玉農太守方知河南府，善遇之，頗有所蓄。忽有某甲自湖北至，自言為其夫兄弟之子，然族屬疏遠，固不可考矣。乃其事劉則甚慇懃，抑搔苛癢，問衣燠寒，雖親子有一若。劉甚喜之，將以為子。劉有妹，亦傭於樊氏，謂劉曰：「昔吾夫有親兄弟之子，吾以夫亡，往依之，哭於門外，達旦而不見收恤。今此人與姊，遠矣，何親暱之甚也，此必不可信，姊毋為所餌。」嗣後，甲至與劉語，其妹輒往參焉，使不得盡其說。會劉病，甲乃為賃屋於外。劉因言於主人，就外舍養病，妹又忌之，劉曰：「人固有不同，妹將以此子為猶爾夫兄之子耶？此子與我至厚，我又無子，不從之去，而尚焉往？妹勿阻我，他日必不為妹累。」妹無如何，劉乃從甲俱去。甲有所善婦人，遂以為妻，與劉同居，居然母子姑婦矣。乃稍稍蠶食劉之所蓄，既盡，偽使劉至某所就醫，及暮而返，則甲夫婦不知何往矣。劉儼然一身，卒依其妹以終。

### 漢口某錢莊遇騙

同治某歲，忽有一隻賃屋漢口某錢莊之旁，久而與莊夥謔，時往談話。一日，出信一，銀一封，自稱：「此為兒子自陝西總兵任內寄至者，予以年耄目昏，不能閱，煩啟視。」莊夥閱之，謂信中所云，當以此易銀幣。叟曰：「煩君為之。」自是而後，屢有請莊夥代兌銀幣之舉，又屢邀其飲食。及半年，叟忽又以信及銀數箱至莊，莊夥閱之，則信中言有極要事，故寄五千餘金，望速兌銀幣云云。莊夥喜其平色之大，可折加，每一元寶竟扣至二三兩。叟無言，取銀幣而去，元寶固尚在叟家也。

翌晨，忽有人至莊告曰：「此人為巨騙，已於昨夜登舟矣。」莊夥往視銀，果皆銀皮而中實以鉛也。

### 周夢星騙信局

信局為人寄銀幣，必由原寄人自為緘封，而標明若干圓之數於上。寄到時，緘封如原狀，銀幣之多寡真贗，不問也。惟緘封若有損裂痕，則信局當負責矣。周夢星者，不知何許人，家常州，夙以行騙為業，百出其計以騙人，計亦將窮矣。一日，忽憬然有悟曰：「是可以術愚信局而大有所獲也。」乃與其居無錫之友人李亦園約，以銀幣四圓寄亦園，其緘封如普通式，而所包之紙為易裂者。及寄至，亦園將啟封，審視再四，語送信者曰：「何以有裂痕？」因令送信者眼同啟封，既啟，則四圓之半為贗鼎，餘亦為啞板糙板。亦園大怒，曰：「無怪封之損裂也，幸我細心，否則為汝局所給。」因偕送信者至局，面局主曰：「汝以偽易真，不速償，必控之官。」亦園夙無賴，恒為人所憚，乃償以二圓，亦園始悻悻歸，後與夢星平分之。

### 騙戲館中錢

董某客京師，偶入戲館，占席以待客，橫二千錢於案。忽有衣冠者三人自外來，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，遽向揖。董答揖，揖甫下，而錢為其人之同伴者撮去，掛於肩。揖畢，問姓氏，其人故驚愕，作誤認狀，深致歉忱。董回座，而案上之錢已失，撮錢者尚立於旁，反咎之曰：「在戲館，豈可以錢橫於案，如我之掛於肩，斯可耳。」實則掛肩之錢，即其錢也。董熟視，竟不敢言。

### 以計騙伶物

都門士大夫筵宴，輒召妙伶傷政，蓋官箴嚴肅，一人北里，懼掛彈章，如此則既得選舞徵歌之樂，又可免挾妓飲酒之譏也。某伶者，歌喉宛轉，貌亦超群，眷之者多，積資甚厚。一夕，演劇之餘，在戲園遇一客，衣履豪華，舉止闊綽，一望而知為貴人，邀之同赴酒樓。伶固應客者，遂不之卻，與偕行。至酒樓，開樽共酌，極贊其色藝。臨別，命僕以百金贈。伶叩其寓址，不以告。其僕答云：「主人為某省太守，入都謀擢觀察，小作勾留，即將南下，毋煩絮問居址，謀過從也。」

次日，又遇於他園，復攜之飲於酒舍，酬贈如前。伶感之，邀至寓小酌，客不允，再三請，乃謂伶曰：「不必盛筵，但蔬菜數簋，清酒一壺，以佐清談足矣。」遂訂時而別。次日，伶一一設備。屆時客至，駟馬高車，俊僕三數輩從之。酣飲未終，日已薄暮，堅留客宿。客亦不辭，乃遣數僕從，令明日不須早來。既而入臥室，解衣並枕，笑談甚洽。伶歷述生平及箱篋所有，悉以告客。次日，家人起，重門洞開，知有異，入伶臥室，箱篋皆脫扃而空空矣。伶猶鼾臥，呼之，不應，知其中迷藥，亟以涼水解毒之，乃覺。詢以客往何處，懵然也。告以失物，則懊喪欲死。始悟客為大偷，始之重酬，餌之也；繼之請宴不允，必俟再三而後諾，堅其心也。

### 冒為探事委員以行騙

某中丞撫浙時，嘗訪察官民之不法者，重懲之。溫州守某篋不飭，聞風而懼。突有外來三人操北音者，寓府廨側，不言所事。守出坐堂皇，必往觀，暇則與館人辨論守之是非曲直。館人怪之，密以報守。守矚三人出，亟搜其行李，得中丞訪牌一，守之私事備列焉，所鈐乃紫色印花也。又有首縣致永嘉令一函，未緘，內云：「蔣廳尊奉大憲命，以探事來貴治，諸祈照察」云云。守益懼，密商永嘉令，將重賂之。三人歸，見箱篋俱亂，召館人詰之，館人曰：「君出，太尊來，必欲面晤，在房坐半日始去，行李之亂，其太尊所為乎？」三人默然，既而曰：「機事洩矣，盍去諸。」遂買舟行。

館人飛報守，守屬永嘉令謁之。至舟，僅二人，令問蔣司馬何在，二人曰：「主人回省矣，留函奉呈。」令收閱，一首縣原函，一司馬所自致，略云公事匆促，不及謀面，深致抱歉之意。令白守，修書，饋柑橘四桶，中藏白物，因其僕追贈之。未幾，守至省，晤蔣，訊無赴溫事，乃知前物人騙子手而不敢言。

### 責妓償金

秦淮某妓故富，一日有騙子至，手袱中包五兩銀錠□枚，入門，即以一付妓家，令易錢。次晨，易一枚，至第三日，又易一枚，置所餘於枕旁。妓藐之，未開視也。第四日晨起，袱中七錠杳矣。客怒，以三日用□五金，足數纏頭，且入房三日，未出檻，此銀應取償於妓。妓無辭以辯，酬以三□五金乃罷。後漸偵知客銀僅三枚，餘七枚以麵為之，而裹以銀箔，夜中盡食之，而責妓償也。

### 無賴子假雪彌勒以行騙

唐韓文公云：「偶然題作木居士，便有無窮求福人。」《風俗通》所載，如鮑君、李君、石賢士等，大率類此，從古然矣。乃若津門所傳雪彌勒事，則尤可笑。某歲，津門大雪，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，低眉垂目，笑態可掬，偏袒踞坐，大腹彭亨，右手持牟尼珠，左手持布袋。又作侍者二人，皆生動有致。愚夫愚婦見之，膜拜作禮，竟有以香燭供奉者。諸無賴子遂藉以斂錢，侈談靈異。瞻禮者眾，乃搭棚以覆之，檐前懸紅燈二，居然一佛殿也。然人多氣盛，又益以香氣燭光，熏蒸終日，未決辰，玉山頹矣，諸善信皆廢然而返。

### 老人為某所騙

京師多騙子，遇之者輒無幸。有某者，為人經營商業，一日，其主予以銀幣三千圓，命人都購貨，戒之曰：「君去，余即後至。至京，即居旅館，勿輕出，倘遭巨騙，則余血本三千金將化為烏有矣。」乙曰：「諾。」翌晨，束裝就道，加意防閑，苟有向之注目者，皆疑為騙矣。

未幾，抵京師，下榻旅館，私念都中商市繁盛，倘閉門不出，虛此一行，而主人所言，亦何敢忘，思之再四，忽以銀幣二圓囑役人易錫餅，俄頃購至，藏之而寢。時方隆冬，晨起大雪，乃檢囊中所實錫餅，間以銀幣，荷於肩以出。臨行，謂役人曰：「如有人覓我，即告以入市易物去矣。」於是徐步出門，且行且顧，以為往來人中，果誰是巨騙者。偶見一錢肆，即入小憩，取銀幣二圓兌小銀幣，餘則仍納於囊。當兌換時，對門立一老者，鼻架墨晶眼鏡，身披羊裘，外加織毛馬褂，口銜京式短煙袋，目眈眈注視其囊中物。瞥見，喜曰：「騙在是矣。」坐憩片刻，仍取布囊荷之如故，並向老人佯作問路狀。老人曰：「君所問者，正老朽欲往之路，同行可也。」乙曰：「某受主人重託，攜巨金來京師購貨，初至貴地，不識路徑，承吾翁指示，深感。」微窺老人作何狀。老人聞之，若不為動。行未里許，見一茶肆，老人曰：「君負重囊，憊甚，此茶肆尚不惡，盍小坐。」遂偕入。老人以京式短煙袋進某，復將織毛馬褂置於几側。某方啣煙袋，忽皺眉向老人曰：「腹痛腹痛，附近有廁所否？」老人曰：「在肆之東。」時風雪益厲，某曰：「翁之馬褂乞暫假一披，藉以護體。某之布囊，請代為看護，囊失而某之生命且不保，乞留意焉。」老人許之。某遂御馬褂，持煙袋去。老人固巨騙，第注意布囊已久，以為有此為質，不虞他變，乃慨然以衣物假之。詎某久不回，急傾囊視之，則所儲銀幣實價物，及追某，不知所往矣。

### 擔水夫為道士所愚

光緒時，雲南某縣有擔水夫，日荷雙簞，往來井上。某年長夏，枕石酣眠，迨醒，一道士跪其前，口稱貴人不置。擔水夫嗤之以鼻，道士曰：「貴人不信，明日可至筇竹寺一覘異兆。」如其語，道士已延佇其間，令擔水夫指地，掘尺許，得白金一錠，上鑿曰「天賜桂軍軍餉。」更指，亦如之。擔水夫既驚且喜。自是遍招黨羽，欲圖不軌，附之者三萬餘人。有門卒乘醉磨刀，妻詰之，得實，首諸汛地官，乃密陳總督劉某，拘擔水夫及道士二人至，刑之於市。擔水夫嗚咽流涕，道士則掀髯大笑曰：「無妨，有金碧二神救駕。」比過金碧雞坊下，道士忽失聲長歎曰：「天也，天也！」無言就戮。脅從盡散，後卒無他。

### 道士賣大力丸欺人

光緒己亥，京師某寺有一賣大力丸之道士，揚言於眾，謂以刀斫我，如流血，則予爾銀若干兩；不流血，則予我銀若干兩。或試之，儼如鐵石，未嘗損及毫芒。一月中，環觀者如堵牆焉。後忽不知何往。或曰，此即義和拳之始也。

### 綢緞店與外科醫室之受騙

光緒時，吉林有某騙子至綢緞店購貨，檢定，告店夥曰：「余未挈現款，請遣人從余往取。」店主乃令一學徒與之偕行。某導入一外科醫室，坐定，乃曰：「請稍待，余出即回。」學徒靜俟之，久不至。醫請詣內室，曰：「弛裏衣。」學徒本□六七歲之少年，溫婉若處女，聞之愕然。醫又連促之曰：「既至此，何羞為！」學徒面愈頰，久之，乃曰：「余來此，乃取貨價，若意欲何為？同來者非汝家人乎？」醫曰：「安有是！余素不識其人，渠晨來，曰余有幼弟以生殖器患瘍，乞與診治，弟年少羞怯，須於無人時喚至密室，緩商之。君豈其弟耶？」學徒乃大愕，始悟兩人均已受騙也，急蹤其人，無及矣。

### 賣假藥

築黠之徒，輒以假藥出售，獵取錢財，而以航船中為尤多。有某航者，自蘇城往木瀆，舟中雜坐□餘客，有土著，有他方人。一鄉人坐舟尾，右手五指浮腫，若巨靈之掌，時時撫之而呼痛。時船頭坐有甲乙二人，語娓娓不倦，乙曰：「君近時何所為？」甲曰：「吾僑居西藏三四年，近甫歸里。」乙問西藏風俗習慣，甲一一答之。舟中人聞所未聞，咸屬耳焉。漸詢及西藏土產，甲曰：「藏香馳名中外，神物也。凡跌打損傷、四肢浮腫等症，塗之靡不愈，惟價至昂，此行僅攜得少許歸耳。」乙請以一睹為快，甲有難色。其旁若丙若丁，均力勸甲出以示眾，甲乃從行囊出一錦匣，滿貯黃色丸，大如梧子，眾客傳觀，大都疑信參半。丙忽指舳後手腫者而言曰：「如若人者，亦能以此丸治之否？」甲曰：「易易耳。」曰：「然則盍一試之？」甲曰：「彼不就余醫，何能強醫

之。」語次，丁已至船後，語手腫者曰：「汝運至佳，某先生有香，可消汝腫，速往就醫，毋失之交臂。」手腫者尚未諾，而丁遽擁之至甲所，甲曰：「汝幸與我值，真有緣哉！吾為汝已疾，不索汝資也。」因啟匣，出一丸，搓之使碎，和以唾沫，就其浮腫處摩擦不已。約數分鐘，而其腫立平，於是同舟客咸呼神藥神藥。有出資向甲購藥者，甲始不肯，強而後可，於是匣中纍纍之丸，須臾而盡，合計所獲銀幣，逾□圓矣。舟抵跨塘，距木瀆尚□餘里，甲乙丙丁均紛紛登岸，向之手腫者，轉瞬亦杳。於是舟子語客曰：「此即所謂賣假藥者也，諸君受其愚矣。」眾言假藥何以能消腫，曰：「此非真腫也，彼預以繩緊切手腕，阻止血液流通，手自浮腫。及敷藥之際，潛弛其縛，則血流通而腫立平矣。」眾聞之，懊喪不置。諦視其藥，則搏黃土以為之，不值半文錢也。

### 江湖醫生賣膏藥

江湖醫生之賣膏藥者，其探囊、送客二術殊巧，今特述之。

醫立圍場中，覓一受藥之鄉人，詢以病狀。鄉人輒言腹痛，或胸悶，則應聲以藥粉至，令鄉人以兩掌向空，分置其中，並令堅握勿釋。鄉人至此，頓失其兩手之自由，乃伸手入其腹或胸際，探試其囊貨之幾何，以定酬謝之多寡。醫得謝後，惡鄉人之在旁久立，或被窺知其奸也，則送客之術尚矣。其術大抵先期探知其人之家居方向，而語之曰：「今更畀汝一藥，汝必向東南【或言西北，必如其家居方向。】方疾行，勿稍回顧，否則不驗。行若干步，以藥入口，汝病立愈。」鄉人信而諾之。即令以背相嚮，且告之曰：「我為汝畫一符，靈甚。」事畢，即驅之使去。

### 售假釧

愈風釧者，琥珀精也，其功能，能拾芥。某客初至滬，好閒遊，一日，途遇二人，並作驚奇詭秘狀，異之，駐足而旁聽焉。俄聞斷斷爭值，審其為貨財交易，益欲以覘厥究竟。二人旋以論價不合，分道行。

客因尾售貨者，詢何品類，售者顧客曰：「客毋喧，當為客總敘之。予為業巧者也，曩以受傭於某巨姓，使登山，為其祖改築瑩兆，掘地仞餘，瞥睹一物，大如碗，環圓而中空，出諸土，袖而歸。洗以泉，拭以巾，炫澤而有光。辨其色，紅紫相間；衡其重，輕若籐竹。疑為琥珀精，試以芥子驗吸力，果大奇之神珀釧也。然吾儕小人，不宜懷寶以賈禍，待價而沽者有日矣。」語竟，復左右顧曰：「幸勿為他人覺也。」客曰：「價幾何？」曰：「儻來物耳，殊不願索昂值，得售二□金足矣。」言次，頻以掌摩抄其釧。客曰：「此何為耶？」曰：「將俾君一察其真贗也。」於是俯拾泥沙，置拳中，迎以釧，距離逾寸，而泥沙已躍登釧上矣。因指釧謂客曰：「吸力何如？固不僅能拾芥也。」客訝為大奇，亟欲購取，議值良久，始允讓其□之二。客曰：「是玩物耳，烏足以易吾如許金錢耶？」售者曰：「客猶未之知乎？是即岐黃家之所謂愈風釧也。約於腕，可瘳拘攣之病，區區□餘金，未可惜也。」客聽其言，乃如數予之。

客抵家，欣然自得，告其家人，即出釧以示，吸引沙粒，亦驗。大喜，什襲藏之，視之如隨珠、趙璧也。不意越數昕夕，復遇前售者於道，旁立一人，亦如前作驚詭狀。即而視之，則所售者仍釧也，形質無稍異且其告人語，俱一一如前。始悟前釧之必為贗物，而彼二人者實串騙之徒。不然，希世奇珍，固未有數見不鮮者。回憶前日之受愚，意殊憤憤。遂前行，適逢舊友，爰舉所遇以告，友微哂曰：「君誠戇矣。是蓋以松脂和紅硃煎鍊而成，以給夫嗜奇而識淺者也。究其代價，祇數□青銅耳。」

### 騙人參

蘇州之閭門外，通衢大道，百貨交集，人參行尤盛。同、光間，其地有空屋，某歲，忽有服四品衣冠者為陳某，遷入焉，門條曰候補府陳，有司帳、司閽、司廚及他僕數□人。某出入，必乘四人輿，張紅蓋。現任之府廳州縣，僉呵殿往謁。時亦謙客，輿馬盈門，參行人見之屢矣。一日，有二僕華服而出，至參行，閱貨問價。行主叫其主人之履歷，則曰：「晉人也，為吏部尚書之長公子，以蔭得官，加捐知府，需次於蘇，擁多貲，舉家皆餌人參，代茶飲。家中所攜之參將盡矣，主人命吾輩選擇公平之肆，冀可常日交易。」於是行主爭諂其僕。而僕遊□餘家，皆不合。

時參業中專有知賓之夥，至是徧告各行，悉聞之矣，爭許以重賂，二僕喜。某行主乃遣夥持參偕往，并令先秤一兩，試掌之。值三百餘金，即與元寶七。夥回，則盛言其寓邸之華麗，且探知其太夫人日須服參三錢，歲有□數萬金之交易，全眷亦不日矣，行主甚悅。未幾，某盛服乘輿，至某行，謂行主曰：「寶號貨真價實，太夫人已至，必餌佳品，今且擇至佳者與我。」行主乃奉以最上者四□兩，命一夥攜往易銀，且曰：「兌齊，遣工人舁送銀封可也。」二夥從至館舍，登堂入室，達後樓。某以後樓為臥闈，羅帳錦衾，陳設華麗，箱以四為列，自牀東至窗前，凡數□列，乃命僕啟第五列二□號，則貼地一箱也。正啟銀封，忽樓下有操晉音之客至，大呼曰：「今日虎邱之游奈何不赴？我自能跟蹤而至也。」某乃謂二夥曰：「且坐此，客為我鄉人某刺史，求貸於我者屢矣，今若使其登樓而見參，則益擾。」即命僕以參及銀皆入箱，鎖之。某至是，匆匆下樓，客強拉之行。僕上樓，傳某命曰：「客少安無燥，主人出，即來。」乃反扃樓門而去。

二夥旋聞有幼僕戲謔於樓下，始而喧譁，繼而揪扭。老蒼頭吆喝之，不應，繼以鞭撻。幼僕不服，哭聲震耳，久之寂然。至夕，無一人上樓，二夥餒甚，推窗望樓下，適行主偕夥伴持燈喚人，二夥應曰：「勿急，參銀悉在此。」行主登樓，去鎖入門，以火燭之，二夥指箱曰：「參銀悉在此也。」行主曰：「予自大門至樓，人物一空，似已遷矣，今且開箱觀之。」則河見樓下，蓋箱底與地板相連，觸機運轉。徧舉各物，不甚珍貴，羅帳而外，衾褥皆高麗紙之印花者，鐘表僅有其表，中空無物，箱皆紙糊，中藏石塊而已。二夥至是，乃始悟諸僕叫喚爭鬪時，方轉運箱中物，以嘈雜之人聲混之，俾不覺。行主不得已，鳴諸官，且問以與騙子往來之故，官曰：「以樞垣有函來，不能不答謁也。」乃為緝捕，然已鴻飛冥冥矣。此與乾隆時京師騙人參之事蓋相類也。

### 騙行李

有士子赴歲試者，既艤舟，行李置於岸，尚未議腳價，姑立於行李之側以守之。忽有衣冠而來者，對之長揖，曰：「兄何自來耶？」某亟回揖，諦視之，彼此皆不識，其人曰：「誤矣。」又揖謝，道歉而別。某回顧，行李已渺，乃知已為人所盜矣。

又有某旅客自坐其臥具之上，忽見一人至，稱之為父執，即長揖。此人倉猝間不暇辨認，即起而回揖，則臥具已為其取去矣。

### 假翰林

光緒某年，蘇州有翰林李夢瑩來自湖南，投刺謁當道，意在抽豐。時巡撫為趙展如尚書舒翹，既接談，屬長、元、吳三縣令為設法。時吳令為凌焯，以精明著，察其有異，發電至湖南密詢，得實，即率役至其寓捕之。李方謁客回，金頂朝珠，逮赴縣署，圍而觀者如堵牆焉。得供後，以冒名撞騙罪下獄，而凌獲卓異，保送赴都。

### 冒名頂替之官吏

有冒充官吏以行騙者，忽自稱禁煙，忽自稱查牙帖，忽自稱查醬缸。所至之處，輒出委札於懷以示人，人不疑也，得賄即行，蓋假他人所得之檄以冒名頂替耳。

### 偽充差弁騙煙膏

上海公共租界九江路廣誠信煙膏店，為膏業巨擘。光緒辛丑，忽來一形似差弁之人，聲稱奉兩江總督劉命採辦煙膏，須福字清膏數百兩，出銀票一紙，使店夥持往照兌。而莊號以票根未至為辭，差弁即將煙籃寄留，駕車自往。店夥候至暮，不來，疑而啟籃視之，非原物矣。其所以偽託劉忠誠公坤一者，蓋忠誠夙嗜阿芙蓉，歲必遣人至滬採辦，騙者知之謔，廣誠信亦不疑也。

### 和尚作怪

某縣之東嶽廟前大路有青石一方，歷歲久矣。一日，主僧忽言石粉能治疾，風癆、鼓膈，無一不愈，於是遠近男女，奔而赴之者若狂，如是者數月。崑山縣所屬千墩鎮某廟前，有老樹一株，以年久故，其中空。一僧晨起，忽見濃煙繚繞，自樹中出，嗅之，作旃檀氣，遂相傳以為神。遠近男女，又奔而赴之者若狂，如是者數月，煙熄而樹如故。越二年，又闕傳泗橋某庵庵中忽產異竹，竹生甘露，能療一切不治之症。遠近男女，雖盲者、啞者、聾者、癱者，亦相率稽首於白蓮座下，求灑一滴楊枝水，如是者又數

月，甘露盡而竹亦亭亭然穿屋而出矣。又丹徒縣南城外三里岡有樹一株，某歲有蜂營房其上，相近之僧人亦以愚人。蓋皆和尚作怪也。

### 僧以江南某生為活佛

江南某生遊江西，橫舟江滸，登岸遊覽。信步至一蘭若，闕其無人，見內殿板壁所畫山水人物甚工，以手摩挲，不覺巧觸其機。壁有門忽開，中有婦女數輩，方與髡奴顛倒為戲，瞥見生，叱問何人。生大駭，急趨而出。僧徒躡跡馳追，生泣哀之曰：「乞師慈悲，恕我無知，誓不饒舌。」僧叱曰：「汝自尋死地，尚望生耶？」一僧曰：「搯之便。」一僧曰：「搯之不如烹之，較易滅跡。」生聞而戰慄，度不能脫，再三哀之，曰：「小生冒犯，自知無再生理，求師慈悲，賜全要領，其功德勝於浮屠合尖矣。」一僧曰：「我佛慈悲，姑念無知，爾言也哀，他日送活佛生天，我輩可藉以漁利，計較得。」僉曰：「善。」遂將生髮剃淨，幽諸密室，飲以瘡藥，日給淡食，不入粒鹽。百日，膚白如匏，且腰腳柔軟，不能行立。乃於郊外架木為高臺，謂某日活佛肉身跌坐臺上涅槃示寂，將藉火化以生天也。

地距邑城邇，邑令聞其事，率幹役數人微服往謁，見臺高丈餘，一僧戴毗盧帽，面白皙如滿月，身被五色袈裟，趺坐於榻，閉目，淚涔涔下如雨。臺下僧眾執魚鉦鼓磬、笙簫琴阮、旌幡羽蓋，循環旋繞，喃喃誦經。眾男女從其後同宣佛號，一體膜拜。臺前後左右置薪芻，間雜旛幡紙帛，高如邱陵。令謂活佛生天而流淚，豈尚有塵緣難割耶？初固疑其妄，睹此益信，亟遣幹役馳白主僧曰：「邑侯聞活佛生天，歡喜無量，親來拈香，諭眾暫緩舉火。」僧不敢違。令亟反署，盛設儀仗而至，僧眾合掌前迎。問活佛何在，主僧笑指臺上跌坐者，並述其平日清修高行。令謂：「今日天刑，活佛生天，恐未能遽登極樂世界，暫請改期何如？」主僧答稱：「活佛自訂日期，未便擅改。」令笑曰：「活佛未閱憲書，余忝主一邑，當為改正。明日天赦，生天最吉，請活佛在邑暫居一宵，藉使署中細弱得遂瞻拜。」即命健兒舁活佛至署。夜半，潛自研詰，見其涕淚交併，言動俱絕，心知有異。因問能作字否，活佛點首，亟命以筆硯至。活佛胖軟，臂不能舉，惟以指蘸墨書紙，歷敘顛末。令大怒，命活佛安心藥良調治，俟差愈，牒送回籍。翌日，諭寺僧集臺下，誠勿擅離，又密牒騎尉督營卒多人，乘僧等出後，圍寺窮搜，果獲婦女數人，所藏金珠衣物甚富。令至臺下，僧眾請迎活佛，令笑曰：「活佛有命，請主僧代生天。」主僧大懼，踉蹌知罪，求宥。叱左右縛主僧上臺，又指主謀助虐者數人，謂當追配，亦命同縛，擲之臺，叱令舉火。火烈風猛，一轉瞬，俱灰燼。又命將餘僧答責，諭令蓄髮歸農，其婦女各歸親屬。

### 僧以肥白之人為活佛

山陰某僧性巧黠奸狠，初習商，屢虧折，後與穿窬者伍，輒敗露，官吏捕之急，幾不得免。某與其黨謀曰：「吾輩貿易則虧蝕，偷竊則犯法，惟和尚最占便宜。今追捕甚嚴，不如遁入空門，再圖生計。」其黨從之，皆削髮為僧。某遂衣破衲，搦數珠，周行通都大邑間。嘗至某鎮，過隙地，大可數畝，輒望空禮拜。鎮人異而問之，僧曰：「我佛降臨，故在此參謁耳。若能於此建寺，獲福當無量。」言訖而去。

自是僧每於晦冥之夕，輒令其黨以松香燃焰，飾為金甲神，隱現於其間。鄉人望見之，益信僧言。越數月，僧復來，則晝夜跪於隙地。鎮人聞之，僧乃佯作不豫之色曰：「吾見金剛怒目，謂此鎮無一善男信女，將遣祝融氏降之罰。吾在此代求，冀菩薩發慈悲耳。」言訖，跪如故。是夜適王氏家失火而屋未燬，鎮人思僧言，以為神示譴矣，乃釀金建寺，推僧主之。而不知王家之火，即其黨所縱也。

寺成，香火甚盛。地棍某夙與僧有隙，屢為所掣肘，僧欲去之。一日，語之曰：「某日，寺設齋，可闖入佛坐大嚼，且食且罵，食畢但言韋馱鞭汝，仆地作神語，俾眾知我佛有靈，我當以百金為酬。」棍諾，屆期至，且食且罵。食頃，聲啞，語不了了，蹙蹙數口，七孔流血而死。觀者僉謂神降之罰，而不知僧實置鳩於肴以斃之也。自是而每歲冬季，必有活佛升天之盛典。活佛者，亦寺僧。屆期，升蓮花座，眾僧披袈裟，誦經偈，宣佛號，環其側。遠近來瞻仰者，出金為贄。自旦至暮，人以萬計。夜半，積薪蓮花座下，以火僧，則活佛升天矣。

某歲，某侍郎太夫人聞之，欲詣寺瞻仰，侍郎亦從往。太夫人語侍郎曰：「活佛之面，形如滿月，色如傅粉，非凡相也。」侍郎曰：「吾見其目有淚痕，今晚且觀其火化耳。」化畢，侍郎見灰燼中餘斷鐵條四五截，大疑之。明年，又舉行，侍郎乃邀縣令同往，使左右撫活佛，身冷如冰，而蓮座動。抱之起，座露鐵條寸許，諦視之，插入活佛後陰，出之，長如其身。即提僧拷問，據供謂每年擇眾僧中之肥白者，密置一室，以羊油、牛油等飼之三年，屆期，於夜靜時藥之使啞，俾其升天以為募化之計。令怒，即命隸役縛僧，以升天之法斃之。搜其密室，則婦女之幽於地窖者以百數，盡出之，並究其餘黨，得白鏹無算。

### 羽士以國母騙尼

洞庭山女寇至多，皆山居饒沃。聞妙菴主尼尤善居積，年八旬餘卒，積金巨萬。徒靜香繼為住持，方少艾，意態嫺雅，解書算，熟經咒，頗守清規，踵門者恆不得識其面。每歲觀音大士誕辰，士女赴菴燒香者甚眾，貿販雲集，皆賃居菴中房舍。往往有賣小說唱本者，靜香亦購以觀覽，如武后稱帝、楊妃為女道士等事，固平時所習見者也。一日，有羽士至菴，靜香以其方外，出見之。羽士疏髯廣頰，飄飄出塵，語玄妙，多不可解。忽屏人得間，長跪曰：「娘娘他日必為國母，道人修煉五百年，未得封號，不能成真，求娘娘他日得志，賜封真人，使證正果，必當啣結。」靜香允之，叩謝而去。

靜香疑信參半，然自是以後，禪誦稍疏。一日，有貴客來，覓靜室養病，闢西院居之。客年三旬餘，長身玉立，貌甚偉，遣蒼頭饋奇楠、龍涎、安息諸香、火浣布等物，皆海外奇珍也。靜香親詣謝，拒不見。兩月餘，絕不與群尼通，莫測其為何如人。一日鍵戶，攜僕下山去。靜香私啟鑰入室以覘之，陳設華麗，金碧輝映，案置小匣，發之，中有疏，則云「臣某跪奏。現在島中大兵雲集，佇發餉銀二萬，即可擇日揚帆，逕奔彼國，乘其不備」云云。靜香駭絕。方遲疑間，客突至，駭曰：「機事為汝覷破，不得不殺汝以滅口。」抽壁上劍揮之。靜香叩頭求免，客俯首似有所思，曰：「余日本國王也。啟行時，國師為余卜卦，謂此行可得一國母，豈應在汝耶？果能從我，即貸汝命。」靜香欣然願從。枕席間私問所奏云何，客曰：「余來時，見暹羅國之羅華島，方廣數千里，其中生齒甚繁，物產饒沃，欲得之以廣國土，調兵四集，以距國遙遠，軍餉不能即至。昨接來奏，欲乘夜返國，又恐風色不順，以故躊躇未發。」靜香問需餉幾何，曰：「得二萬金，亦可應急需矣。」靜香曰：「若爾，甚易，然從何運往？」客曰：「余自有術。」次日悉發藏金，以厚氈裹之，令蒼頭至山下一呼，椎髻窄衣白足者，百人風集，負銀魚貫而去。閱兩月餘，又得一疏曰：「羅華島已不血刃而下，請旋蹕駐島鎮撫。」客喜甚。臨行時，囑靜香安心靜待，約以歸國後遣重臣來迎，當冊立為正妃。靜香又奉犒師銀五萬兩。遂去，然自是竟不至。

### 客騙安三姐

安三姐，海陵人，青年守節，無子女，以刺繡浣衣為生。一日，有陝客出重資，賃其家之左廂，且委以炊爨烹飪事。三姐利其值，允之。

時有昭陽富人曰□三者，來海陵購妾，遇客於茗肆，談甚歡，語客以所謀，客難之，而與□三朝夕會飲，往來甚歡。□三欲酬之，客不允，且謂市肴不潔，吾妻飪尚可口，不如就我小飲。□三乃從之往，將入門，三姐迎而問之曰：「汝歸耶？」客曰：「頃遇一友，特偕之來，可治饌。」須臾，具餐，□三贊其內助之賢。餐已，客約□三明晨至茶肆會話。

翌晨，客至茶肆，逡巡間，□三亦至。客問□三曰：「君視內子如何？」□三曰：「君有豔福耳。」客蹙額而言曰：「某好博，逋負多，計非鬻婦不足償，將奈何？」□三曰：「信乎？」客曰：「信。」□三曰：「貨與他人，無寧貨與鄙人也。」客曰：「諾。」□三曰：「值幾何？」客曰：「以償博之負，二百金足矣。然必五百金，乃可別娶，且作小本經紀耳。資至，即以輿迎可也。」□三聞客言，大喜，促客署券。未幾，客即以券呈，且面署押焉。因偕至三姐家，以券與鏹相易。事已，客曰：「少憩，我

當借與人至。」□三候至暮，客杳然，急不能堪。三姐曰：「君永日在此，何為者？盍去休。」□三駭詫曰：「渠得金，賣婦於我，奚可遲？」三姐曰：「渠婦何在？」曰：「汝非渠婦耶？賣於我矣。」三姐怒，批其頰，□三大號。鄰人聞之，咸集，疑□三為肆強逼姦者，爭拳之。□三為述先後遇客狀，鄰人曰：「渠惟在此賃一椽耳，何得有妻！」□三始恍然，知為客所給，乃叩頭於三姐，告罪而返。

### 李曉岩騙金釧

有暱蘇妓秦黛珠而假之以行騙者，廣陵人李曉岩也，然亦黛珠自取之咎耳。曉岩狎黛珠僅一月，而時有所索。一日，屬其購金釧，曉岩諾之。其明晨，曉岩攜有肩鑰之革囊至，黛珠詢何物，則曰：「銀幣耳。」留之午餐。及畢，則偕往閭門內之某銀樓，取釧，使擇之。黛珠乃選鑲竹節者一雙，肆夥調重四兩五錢有奇，曉岩不信，曰：「予當至鄰近之錢肆秤之。」乃以革囊交黛珠，使守之，曉岩遂攜釧出。久之不至，肆夥覓之於錢肆，則無其人，乃與黛珠同返，召銅匠啟革囊，則中惟磚石而已。

### 以女子相片行騙

蘇人某甲，清狂不慧，母死未踰月，即欲納妾，徧求佳麗。其親串某乙知之，出一西洋法所照女子相片視之曰：「君視此，美否？」甲曰：「美甚。」乙曰：「此某氏女，可圖也，然須重聘耳。」甲即託乙平章往返數四，乃報甲曰：「事成矣，議定聘銀五百兩，先付二百，為女治匳具。」甲如數付之。數日無耗，使人問之，則乙已遠出矣，留書別甲曰：「君甫遭大故，即納小屋，非特人言可畏，抑亦國法不容，此事宜徐之。天下多美婦人，俟君服闋，再為留意。僕適有遠行，前銀暫借一用。」甲得書，惘惘累日。或慰之曰：「費此二百金，省卻幾許事，未為失也。」

### 娶妻行騙

京師淮安會館有二，新館本為客店。館之南鄰某姓者，昔之店主人也，家小康，子女各一，以賃寓為生。嘗有客從江南至，云為縣令，以引見入都者，起居服御，意氣自豪，僕從三四人，出入裘馬甚都。主人之子朝暮與談，至洽。一日，有老僕倉猝問訊至，叩頭呈書。客展讀未竟，號泣失聲，問之，則夫人以難產亡矣。主人勸慰至再，每語及夫人令德，輒哽咽不能已。

時主人女年方及笄，姿色端麗，媒氏為客議婚，客不可，曰：「先室亡未踰年，何忍及此！」主人益重之。屢議而後許，擇期入贅。踰月，忽晨起，不知所之，奩篋釵鈿盡失。急覓之，杳無跡。市中索逋負者，聞信踵至，計又不下千金，皆曰：「是汝婿也，不然誰贖貨者！」主人徧啟客筭，空無所有，惟存鉛錫數□方而已。由是賣屋以代償之，生計大窘，而女遂寡居矣。

### 巨騙得妻及珍物

揚州邵伯鎮某經亂失蹤，某年忽歸，則衣履麗都，箱篋纍纍。自言亂時輾轉至南洋各埠，傭於人，漸致豐裕，今為某富人倚重，特派至江南，經營鹽業。時其母及姊傭於鄉，某遂挈至郡城，僦屋以居，並雇傭僕，置器用，購古玩字畫，頗極鑒別之能。一日，在玉器店，選購翡翠煙壺、搬指，值幾千金，先給三百金，云不日新加坡可有巨款匯來，即當撥付。如期往取，果付。或疑其事者，潛詢諸電局，則詢為新加坡某商所匯者也。於是揚城中人，咸以為是海外歸來之大富翁，莫不願與締交。每有借貸，應手立辦。復出巨款買鹽票，為鹽商矣。性且奢豪，僅數月，所購珍物已數萬金。某南貨店主人歆其勢利，知其方須續絃，因亟為媒於某舊室，以女嫁之。

某與人語，屢稱東人將至。久而不至。偶得電，言將至揚，屬為預備。其所雇司帳者頗疑之，時偵其蹤跡，並告其僕曰：「主人有所適，汝必隨往，倘有可疑，須速告我。」一日，忽來一友與某語，頗款密，且揚言曰：「東人某日將至。」某約友出飲於肆，匆促不及雇轎，步至大門，言體中覺冷，令僕返取半臂。僕出，則二人均不見。僕覺有異，亟至各酒肆詢之，咸曰無。急至江干，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探詢，並詳其衣貌，或曰：「兩小時前，見有如此狀者，登一舟竟去，其舟似係先雇定者。」僕大驚，亟歸報，開視箱篋，則貴重之物均已無有。俄頃而各店均悉，即遣人至其寓取物件。惟一衣店夥略識字畫，入門，見堂中所懸王石谷畫，係真蹟，亟捲之去，償負過當。餘或僅得半，或□不償一。綜計某至揚，約用萬金，前後所騙，約三四萬金。僕從一時星散，惟女不知所出，啜泣終夜，後仍由其母家迎之還，而訟南貨店主人於官。

### 竹禪匿官家女

光緒時，僧竹禪主蜀之梁山某寺，屋宇崇邃，頗遭物議。忽一官家失婦，男女家相訟於公庭，拖累致斃者數人矣。諸生有疑為僧匿者，約眾人搜之，不得。竹禪閉門，詰諸生曰：「公等來，誠無理，今亦不汝責，惟須各在佛前叩頭百下。」生等勉從之，始得出。後以三□金賂其小沙彌，盡得其私藏之所，復窮搜之，果得女，乃送僧於官。時田秀粟為令，欲嚴治之，杖禁頗苦。及崇樸園署川督，僧營幹得其函，致田，遂得釋，不再居川，遨遊於各省。

### 女以財色行騙

某甲，銅匠也，居蘇州閭門外，孑然一身，而頗有積蓄。性儉嗇，衣履不完，所居破屋□數椽，中惟草薦敗絮而已。一夕，獨坐未寢，時風雨交作，聞門外有泣聲，啟視，一少年女子也，頗姣麗。問所自，此女操江北口音，自言「父母俱亡，為族人誑誘至此，將鬻我於倡家，恐陷入火坑，故冒雨而逃，然我無歸矣。」言已，又泣，且出金簪一枝付甲，求為之計。甲既豔其色，又利其財，乃招之入室，曰：「室僅一榻，奈何？」女靦然曰：「既至此，固惟君所為矣。」甲喜，擁之而臥。及天明，女起為執爨，若甚相安者。俄有江北人數輩排闥而入，見女曰：「在此失女。」乃并執甲，曰：「汝誘藏良家女子，當縛送官。」女俯首不言，甲亦無從置辯。眾人徧搜室中，得金簪并金約指□六枚，銀幣數□，問女曰：「簪與此等皆汝所攜來乎？」女點首。乃盡攫之，挾女出，復欲拉甲去，一人故相解勸，乃舍之，闐然而散。

### 以偽石女行騙

廣州西關耀華坊某老翁，富人也。年七□，以妻妾相繼逝世，侍奉乏人，欲增一小星。又恐終為老累，乃思覓一石女，以充下陳。蓋以石女心如槁木死灰，自可相安無事也。時有一鄰嫗利翁多金，遂以其所蓄之青衣偽為石女也者，言願作翁妾。翁果悅之，以數百金買歸，貯之金屋。數月以來，私蓄既厚，乃託故外出，一去不還。翁檢點妝臺，則珠玉翡翠皆不翼而飛矣。

### 航船婦騙白姓少年

杭州范某自杭附航船至湖州，於舟中見一少婦，裝束雖尋常，而姿態頗動人。又見有一白姓少年，時與之語，范留意規之。中夜，火滅，舟客盡睡，偶發火視之，則二人同衾矣。亟滅燭，不出聲。翌日，舟泊岸，客紛紛檢行囊，婦忽大呼失金簪、金環，欲舟人為之搜索。良久，得諸少年襪被中，遂取簪環還婦，而縛少年撻之。撻已，解縛，少年自摒擋臥具，亦大呼，謂失去銀幣八□圓，諸客咸呵之曰：「汝竊人物者，乃有此巨贖耶？」比將登岸，少年長跪婦前，求還其金，並言：「己係賣豬者，辛苦三年，才積二□圓，又向母舅貸六□圓，將歸娶妻。今失是，不特婚事不成，且無顏歸里矣。」言已，叩頭無算。婦殊不顧，將逕去。

范揣知其故，顧謂諸人曰：「此二人事，殊可疑，吾將請諸君至茶肆料理之，如何？」咸應曰：「諾。」乃群入茶肆。婦不得已，亦同人。范因訊少年以所持銀錢之數，及其包裹形狀，又顧婦曰：「汝身畔有金乎？宜取出驗視，否則將倩人搜汝。」婦不得已取出，視之，得七□六圓，又一包，共銀幣□餘圓。范謂眾人曰：「南中銀幣，皆有圖記，此獨無有，必恐被物色而抹去者。」因謂少年曰：「汝亦有過，宜自陳。」少年不得已，乃述見婦有姿色，兩夜皆與寢處狀。婦聞之，紅漲於頰，於是眾咸知少年被騙狀。范乃取六□圓與少年，曰：「持此去，餘金不與，罰汝逃達也。」又以□圓與婦，曰：「酬汝兩夜勞。」餘付茶費，尚餘二三圓，亦以與婦，婦乃赧然持金去。

### 戳包兒

燕趙佳麗，自昔著稱，仕宦京朝者，輒於都中納妾。毛西河所娶姬人曰曼殊，為豐臺賣花翁女，即其例也。然都人狡獪性成，每以婦女為市，慣作戳包兒、擎殃兒之伎倆。戳包兒者，初看之人，如西施、王嬙，及入門，則無鹽、嫫母矣。擎殃兒者，雖有金

屋，不能深藏，蓋信宿即逸，人財兩空，俗所謂捲逃者是也。

有官京買妾者，旗女也。一日，忽多人紛至，謂：「女為宗室，已許嫁。汝何人，乃私娶宗女？罪大惡極，非控告不可。」時即有狀若差役持黑案若欲關提到案者，又有出而排解者，謂：「女可迎歸，某既誤娶，罰鍰可耳。」於是多人竄女去，又留數人迫之出錢，乃奉以二□金，始散。

### 放白鴿

蘇州西鄉有某甲者，饒於貲而無子，年四□而鰥，乃謀買妾。偶入閭門，遇一媼，似曾相識，邀至其家，略敘寒暄，便問：「君今喪偶，當續娶乎，抑買妾也？」甲曰：「亦思買妾耳。」媼力以蹇修自任。言次，有女子奉茶出，媼曰：「此弱息也。君視之，可抱衾禡否？」甲睨之，女頗娟秀，乃問聘金幾許，媒灼伊誰？媼曰：「老身無夫無子，久思託足空門，正苦此女為累，若得所歸，便大慰矣，何敢多求，止望銀幣百圓，為老身瓶鉢之資。君如許可，則覲面一言，人財兩易，媒灼奚為！」甲大喜，囊中適有此數，即以付媼，攜女逕出，同舟而歸。甫出城，有數人飛棹而至，中有老翁哭而呼女，女亦哭而呼父，兩舷切近，一擁登舟，翁抱女去。眾人洶洶，勢將用武。甲無婚書，無以自明，問女，則女無一言。知為媼所給，但呼咄咄，而眾已一闕而散矣，諺所謂放白鴿者是也。

上海北鄉有黃某者，妻李氏，頗有姿，而黃貧不能自存，謀於李，李曰：「君為男子而謀及婦人，無已，請鬻我乎？妾我可百金，妓我可千金也。」黃不可，李曰：「然則放白鴿乎？」黃從之，偽為兄妹，鬻於浦東曹氏為妾。不三日，黃往訪之，李出見，頗落莫。曹留黃宿於家。翌日，將告歸，促李出言別。李始不出，久之乃出，不數語，遽厲聲曰：「汝鬻我於此，乃謀與我偕遁乎？我至此，無返理，汝不速去，我言於主人，縛送官矣。」黃大窘，踉蹌而歸。

### 飾木偶為女以行騙

有貴公子挾重貲遊姑蘇以買妾者，官媒為之介紹數□人，悉不合意。一老嫗隨輿而來曰：「郎君法眼過高，此輩皆不中選，非我姨家瑤仙大姑不能如願，惜身價過高耳。」公子聞之，曰：「果佳，不吝值，第恐有名無實耳，汝姑挈以來。」嫗笑曰：「我知郎君惟知看瘦馬婢耳。清白人家，即窮至不能喫飯，何肯將嬌女送與人看耶？」公子謝過，願同往訪之。嫗曰：「頃亦我試言之耳，不知其願否。」公子許以重賂，嫗曰：「姑探之。」

越五六日，嫗至，欣欣然曰：「憑我一片舌，煞費苦心，願與郎君一面矣。」遂偕往觀之。女一拜而退，娉婷之態，秀麗之容，公子已神魂欲墮。旋聞琴韻鏗然，和以燕語鶯聲，長吟度曲，公子惑甚，即問值，嫗亟掩其口，曳之出，曰：「郎君幾自誤，此女不可唐突，當云聘作亞妻，以其父貧而好名，或可動之。既至爾家，則不問嫡庶矣。且納聘僅須千金，必備衣飾，且迓以彩輿，少一不可也。」公子唯唯從命，乃立婚書納聘，約日迎娶，雇巨舫，作洞房，欲仿范蠡載西子游五湖故事，先買一婢以俟。屆期，彩輿迎至，嫗與婢扶新人入艙，嫗乘間逸去。公子揭新人面巾，神色煥然，惟不言不動。爰設席遣婢，自扶之，新人踣於地，以火燭之，木偶耳。急遣人追至女家，則門閉。訪諸鄰，曰：「是家偶質此宅以嫁女，茲以送女去，不知所之。」問他官媒，無識嫗者。凡耗千餘金，僅載二粗婢索然而歸。

### 以婢拐女

有買婢而失女者，行騙之術神矣。騙子曰謝明庵，知唐石卿之喜蓄婢也，納交於其僕邵升。越一月，語升曰：「君家主人亦多婢矣，吾鄰有幼女曰馬蘭英者，年可□二三，秀外慧中，能伺人意，若令其給事左右，必得主人歡，他日當挈之以來。」升漫應之。越三日，果偕蘭英至。升挈之以見石卿，石卿大悅，出百金購之。及署券，則明庵為居間人也。

蘭英貌美而服役勤，石卿及其婦皆愛之。石卿之女曰文昭者，尤與之暱，以其為嬉戲之伴也。一日，蘭英偕文昭戲於後園，適有鬻錫簫者過，園有扉，蘭英聞簫聲，急與文昭啟扉出，欲購之，則簫聲已遠，追躡之，則皆登柳陰所繫之小舟而逸矣。蓋以蘭英為餌，結納文昭，使人不及覺也。

### 某少年之姦騙

光緒己亥，某江輪有附載一婦，姿首頗佳，居房艙。俄一少年來，與之對門居。二人開門輒相睹，不忤也。入夜，婦闔門臥，未下鍵，少年持刀推門入。婦見之，疑為盜，戰栗言曰：「欲劫乎？」少年曰：「否，來求歡耳。」婦懼且忿，欲呼，少年已闔門，出銀幣二百圓，曰：「從我，則以此畀汝，為一夕之歡。明日至岸，各自東西，何害乎？若必相拒，則當先殺汝，吾復自殺，以了此孽緣耳。」婦意為所動，遂從之。

次日，少年忽於己房大哭，若甚慘者。船中買辦及諸客並集視，詰其故，少年曰：「吾攜二百金為養命之源，今忽無故失去，無面目可歸，惟有死耳。」買辦曰：「汝夜中門鍵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曰：「是必被盜矣。不審銀圓有識乎？」曰：「有之，每圓咸有某錢莊印，得之，易認也。」買辦及謂諸客曰：「以救此人之命，願諸君許其搜尋。」於是諸客咸出貨物請驗，皆無有。最後至婦房，婦神色驟變，欲驗，堅不可，買辦因強啟其笥，二百圓者赫然在笥中。於是諸客咸駭訝，婦掩面大哭。俄有一叟自眾中出，曰：「吾即在婦鄰室，夜中之事，吾聞之審矣，初不言者，欲掩此婦名耳，今則不能忍矣。」遂歷歷為眾述之，且誦少年曰：「汝既以毒計陷人失節，又以陰險之事敗人之名，禽獸不若矣。」又責婦人曰：「汝堅持於前，而迷惑於後，致遭若輩毒手，亦自取也。」辭氣慷慨，眾咸歎服。買辦曰：「然則如何處之？」老者曰：「此婦既為少年所污，二百圓宜勿使返，更令出三百圓，由君攜至上海，交入善會，亦足稍示薄懲矣。」買辦遂如其言。買辦者，主持全船對華事務者之名稱也，皆以華人為之。

### 以自由結婚騙財

李子用，美丰儀，蕪湖人也，商於滬。一日，附長江汽船返里，住某號房艙。少選，有船役偕一鼻眼鏡、手皮篋、足革履之女子至，入房，口操京音，命役安置行李訖，展衾褥，略休息，出餅餌，烹茶，且啜且觀書。入夜，船鼓輪而行，女詢李之姓氏里居及所往地，某略言之。及詢女，則自言：「以父官部曹，居京師，既畢業於京師女校，乃受滬上某女校聘，教某科。盜探親江右，以行時匆促，未定房艙，幸相逅，巧矣。然世途多險，余孑然女子身，尚希君照拂也。」久之，語漸暱，李涎其色，詢以已字人未，女囁嚅而言曰：「未。」亦以詢李，李謂未聘。乃各脫戒指以訂婚，約返滬成禮。方談話時，門忽啟，則船役進早膳也。女出罐詰物佐餐，蓋已預置迷藥於中矣。李食之，少選，目眩，仆於牀。女為覆以衾，乃自啟其篋，出石塊，與李篋中物互易之。未幾，船抵某埠，女命船役從容攜行李登岸，閉艙門以去，李猶安臥未醒也。及午餐，茶役叩門呼之，李驚起，不見女，大愕，視手之戒指，則銅質，顧箱篋，與原狀大異，啟之，則滿置石塊矣。

### 金珠仙騙馮竹生

馮竹生，嘉定人，以其父設肆於滬，遂居肆。有女顧客周氏時以購物至，久之，遂相識。一日，為言有金珠仙者方待字，若得如郎君之才貌雙全者而事之，雖妾亦可，君其人也。馮領之。越翼日，偕之至，則少艾也。馮喜而語周曰：「吾固當意。惟已聘一婦，尚未娶，若先納姬，則必滋物議，將奈何？」周躊躇有頃而言曰：「先以金屋別貯之，他日可合并也。」馮大悅，如其言以行。居半載，為之購置衣飾，值以萬計，而日用之需亦逾千金矣，馮不吝也。

歲不盡五日，金謂馮曰：「元旦風景必大佳，吾當與君乘馬車，一游張園，藉以閱市。吾之衣飾，粗已備具，惟尚無稱心之珠冠，君盍為製之。不然，不足以誇耀於姊妹行也。」馮曰：「是非數千金不辦，予固無能為役也。」金怒。馮懼，以婉辭慰之，亟返肆，商之於肆夥，夥曰：「可賃，由本店作保可耳。」於是遂得珠冠，值可四千金。至期，金戴之，與馮同登車，招搖過市。至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之跑馬場，遇其姊妹行之王巧玲，方乘摩托車而招手。金亟下，而與王同車，遙語馮曰：「吾去即返，君可待於家。」及馮返，日已暮，杳然，檢箱篋，則空無所有矣。

### 招股行騙

吾國日日言變法，言自強，而工藝終不振興，雖有一二熱心者極意提倡，而成效不著，則以資本之不易籌也。資本之不易籌者，則以開設公司，募集股金，時有託名以行騙者，人皆視為畏途，談虎色變故也。有嚴季康者，夙以偽股票欺人，始於漢口，繼而至京至津以達於滬，所在為之。設工廠也，開礦山也，歷有年所，積資巨萬。其在滬也，則賃一廣廈，更為兼容併包之計，揭兩銅牌於門，曰「某某製煙公司駐滬招股處」，「某某開礦公司駐滬招股處」。陳設之華麗，服御之奢侈，每出則高車駟馬，招搖過市，不數月而果集銀三十萬圓有奇。其年重九，或訪之，則室邇人遐矣。

### 以作廢股票為質

有以作廢某某公司股票愚滬妓朱雲芝者，曰老明，佚其姓。暱朱有日矣，耗於朱者已數百金。票面金額為六千，押三千，老明謂猝有要需，欲質錢，急切不得人。雲芝自付蓄有二千餘金，集之於姊妹行，可如數，乃謂老明曰：「當轉商，姑以票付我。」老明遂出之於懷而授之。明日，朱出，以示人，無誤也。又明日，以三千金券交老明，言明三月為期，子金一分。然自是而老明之蹤跡乃漸疏，每至，必謂比日事大忙。及屆贖，而老明杳然。會公司發息屆期，朱持票往取，始知為掛失之廢票也。

### 假質券

質業中有所謂信當者，所質金額，不必果得原物之半值也，但有人為之保證，即可取信於長生庫，如願以得之。有金子森者，一日，以銀二圓購一質券，金時計也，券面金額為二百四圓。二圓之代價猶未付，以券質之於長生庫而信，乃付之。越半月，備償往購，視時計，則僅值八圓而已，蓋質時已預為之地矣。又有設攤於地以售質券者，則皆日用之物，泰半為賊贓，然亦有贖本，私造者也。

### 以贖銀購贖巾

都門繁盛之地，騙術百出，有以錢二緡購湖縐腰帶而未付值者，令售者隨至錢肆，出銀易錢，易數處，皆不諧，乃謂售者曰：「市賈刁，我不願使其占便宜，即與子可也。」後又遇於市，售者曰：「子胡以贖銀欺我？」購帶者曰：「我銀贖，汝之帶亦豈真耶？」蓋以高麗紙搓縐者也。

### 騙車

宣統己酉春，京都珠市口有似貴家子者二人，欲僱新之驟車至廣渠門外，車夫索值一圓，許之。眾車夫皆羨其遇，欲俟其返，索酒食。越餘日，見驟車出現，而不見車夫。就御者詢蹤跡，馴至口角。警兵疑之，扭至廳，詰之，遂獲僱車者之二人，供稱當時實利其車，出廣渠門外五里許，將車夫謀斃矣。乃置諸法。

### 串通洋人以行騙

僑滬之洋人，有無領事約束者，其人類多無賴，而不肖華人，恆與通同作偽以行騙。彭玉甫者，其一也。一日，以金剛鑽原料至某珠寶肆求售，與肆夥訂期至某處看樣。屆期，肆夥與之往，果見有西人名愛迭生者在焉。議價既定，約先付定銀五百兩，俟三閱月後，貨運齊，款清償。翌日，肆夥送五百金往，並取有愛迭生收據，自是而玉甫亦常至此肆。及限期將屆，則絕跡，肆夥往視愛迭生，亦不知所之矣。

### 西人來滬自稱電醫

宣統時，西人某來滬，自稱能以電學療治諸病，應手立愈。日坐馬車，行大路中，病者即就路旁求治。果見有痺者、盲者、偃者、癱疽者，沿途乞醫，略一施治，則痺者能起，盲者能視，癱疽者立愈。於是富貴家之有疾者，爭以重金乞治。即索巨金，且須先給。雖匝月即去，獲資無算，而求者猶不絕，後來者方自恨知之晚。已而皆無效，再三研究，始知前盲、偃之流，皆使粵人某賄寧波、江北人為之也。

### 冒主人姓號作書以行騙

上海普通人家之屋，所謂石庫門者，入門即為堂，自門外望之，堂上所懸書畫，皆歷歷在目，且門外必以門條著其姓，合門條書畫而觀之，則其家主之姓號皆可知矣。有住公共租界北河南路鵬程里之周雪峰者，執業於市，不常返，家惟妻女婢媪而已。一日，有狀若茶肆傭保者至，出一函，且謂周與友會於南京路易安茶店，猝有要需，特作函，囑我來取銀幣。周妻不識字，令媪持往鄰家，使閱之。媪返，則言主人以在茶居為翻戲黨所強迫，非銀幣二圓不得脫，可即付之，周妻如其言。送函者去。薄暮而周歸，妻亟詢之，謂無其事，乃始恍然騙子之預知其姓號而行騙也。

### 串通地皮捐客以行騙

上海地價至昂，每畝或值餘萬金。點者輒於瀕臨馬路衝要之地，逆知其後必繁盛也，預購若干。他日有構屋於其旁者，即遣匠築牆。人必曰：「是將阻我之出路也。」恆就而商之。則曰：「祖遺之地，不欲售也。」果出重值，亦割讓，其所獲，較之曩昔所出之買價，每有多至二倍者。然此等狡謀，非有地皮捐客為之畫策，亦不能辦。地皮捐客者，買賣屋地之媒介人，點者行騙，恆倚賴之。

### 呂荅齋騙行篋

越人周鐵生附滬杭甬汽車自杭至滬，於車中遇一鄂人，曰呂荅齋者，談頗洽。知周之初次觀光也，為述海上繁盛之狀況，漸及於冶游。周聞而羨之，巧其為前導，約同寓，呂諾。既至逆旅，即拉周出游，乃於大道流妓，各擇其一，酒食之費，夜度之資，皆於周乎取。翌晨，周起，覓呂，乃不知所往。午後返，則僕役云：「周以清晨至，取行篋，謂與君回浙，君何又折回耶？」

### 調包

俗稱以偽物易真物曰調白，亦曰調包。蓋無藉之徒，游手好閒，糾合惡黨，欺過良善，局騙財物，恃此以為生者也。上海有女傭入市買物，手一籃，調包者見其耳環為金製也，知其必有資，因出一黃色約指於懷而言曰：「此楊慶和銀樓之足赤所製，吾適以匱乏，欲往質錢。」女傭聞之，則曰：「與其質於人，不若鬻於我。」其人曰：「汝出資若干乎？」因以示之。女傭因給以銀幣六圓。其人得銀，即匆匆去。女傭反覆諦視，則贗者也，蓋已以偽易真矣。亟棄籃追之，杳然。

### 擲包

滬多擲包行騙之事，詭詐百出，鄉愚輒墮其術中。茲類記之如下。

周地齋者，江北人，初至滬，一日日加午，在南京路閒步，突有一華服者匆匆迎面來，適於懷中墮一紙裹，不顧而去，為一短衣者所拾，反覆審視，詢地齋曰：「此何物？」地齋曰：「憑票也，可至錢肆取銀。」其人曰：「予，竄人子也，若持此錢肆，恐為所疑，君往，必見付，不若以銀圓與我，而君往取之，則得倍利，不亦可乎？」地齋大喜，探懷，出圓與之，其人去。地齋亟至錢肆，驗之，則贗本也。錢肆中人將以地齋混用偽票控之官，再三哀求，始釋之。

福州路道隘而人稠，一日，有青浦黃松濤者，品茗於青蓮閣，方下樓，前行一人忽於袖中墮一紙裹，喜而拾之。方將塞之懷，突有一人自後捉其手曰：「子何拾我之遺？」怒目視之，搜其身，則所拾之紙裹及固有之時計並銀幣三圓，皆取之而去，且大詈之。

靜安寺路之跑馬場，行人較稀，一日薄暮，有孔伯希者，經其地，見旁行者於懷中墜一巾裹，為一中年婦所拾。伯希趨而視之，婦女之首飾也，有珠有翡翠。婦詢之曰：「先生，此數件者值幾何？」伯希曰：「約可值銀三四圓。」婦曰：「賣乎，質乎？我不知價，將若何？」伯希曰：「汝誠欲得錢者，售與我圓可乎？」婦曰：「太少。」再三磋商，以五圓得之。伯希大悅，及歸，就燈下審之，則皆偽，所值不及三圓也。

閘北之天通庵鎮，地僻左，一日，有少婦自江灣至，以步行疲乏，憩於茶肆。隔座有一人，茶畢將出，墜紙裹於地。一叟拾之，欣欣然，就婦之茶桌而坐焉。出紙裹，啟視之，且檢而且言曰：「今日財運大佳，此鐲之重量，銀三兩餘，吾女將出嫁，可作

奮物。惜有要需，不得不往質之以易錢。」婦聞言就視，則燦然之銀鐲也，語之曰：「盍售與我？」叟曰：「可，出價若干？」婦伸二指示之，叟不允，曰：「必三圓。」婦思此較銀樓之價廉矣，因以三圓購之，欣然戴於腕。及歸，與其父觀之，乃知為贗鼎也。

常熟婦施阿金者，就傭於滬城，承主婦命，攜錢二千五百文出購食物，道見一老婦蹣跚而行，墜一紙裹，及地而裂，則燦然小銀幣一封也。阿金拾之而喜，方欲藏之於懷，旁有一少女往奪之，且曰：「路上之遺，凡有見者，皆可分。」阿金不允。方爭持間，則又有一少婦趨而語少女曰：「此固為彼所拾，彼獨得之亦可。」又語阿金曰：「汝不分小銀幣，當以汝之錢與之。」阿金諾。亟歸，啟封視之，則僅裂處有數小銀角，餘皆鉛質所製者也。

### 騙押櫃銀

楊阿七以小負販為業，滬人也，居西門外方板橋。宣統己酉秋，患傷寒，臥病三月，醫藥之需，悉出自質貸。病起資罄，束手無策，日惟與其妻周翠珠一餐雙弓米而已。如是者又三閱月，一日，為其友李德寶邀入城，啜茗於邑廟之得意樓。俄而有一人至，狀如傭保，與德寶略相識，執手問無恙。而德寶已不甚記憶，展問邦族。其人乃自言為甬人費少梅，執事於福州路某煙館。逡巡間，亦與阿七通姓名。談次，德寶語以阿七落魄狀，少梅曰：「今何機緣之巧，吾館中方將易一堂信，【招待顧客之傭曰堂信。】彼如有意，當代圖之。」阿七向知堂信月入之優，蓋顧客於例賞之外，尚有特別酒資，月入銀幣數圓者不可勝數，聞少梅言而涎之，乃託德寶致意。少梅諾，第曰：「館中須押櫃銀【商業中所用夥友，以有銀錢經手，恐或侵盜，若無保人，即須以銀幣若干交存帳房，遇有侵盜之事，可於此中扣還，曰押櫃銀。】六圓，他日有別就，可付還，是不啻藏之外府也。若在館一日，即有一日之子金。果然辦此，不患不成。」阿七大喜，惟曰：「予今羸殫不繼，告貸無門，將奈何？」德寶乃語阿七曰：「子無慮，吾當為子謀之。」少選，三人乃珍重而別。

阿七與德寶且行且語，謂明日當有言相告。未幾，德寶亦逕歸。明日，訪阿七，語之曰：「吾力棉，未能為子有所籌，謀之不臧，滋愧。然有金惠生者欲娶婦，盍以尊夫人貨之，可得善價，自是而押櫃銀有所出，且無內顧憂。他日得志，亦可別娶美婦，不亦善乎？果不以吾言為非者，當為子圖之，但冀惠生於尊夫人之貌，不以為惡耳，吾行借惠生來也。」

阿七俟德寶去，告翠珠。翠珠方怨阿七之貧，聞言而默喜，但曰：「吾二人婚卅年矣，何至今而恩斷義絕耶？」言既而淚下，尋且笑矣。

越翼日之晨，惠生從德寶至，阿七猶睡於樓也。翠珠亟面惠生立，欲有言而微笑以媚之，德寶與惠生方附耳語，而阿七下樓矣。德寶即曳之出，就茶肆會話，惠生與焉。俄而惠生去，德寶曰：「尊夫人齒雖長，貌不惡，惠生可出八圓，子諾，則明日立契，人財兩交，子即可以六圓為押櫃銀，圓為增補衣履費，何如？」阿七蹙額而言曰：「今不得已矣，如君言可也，且當以此圓為君壽。」德寶曰：「是何言？予與子，友也。」其明日，德寶果挈銀幣八圓及已寫之契至，語阿七曰：「三日後，惠生當以輿迎尊夫人。此銀幣，慎藏之，俟尊夫人去後，將取以付押櫃銀也。」

越三日，德寶導輿至，翠珠去。阿七乃以六圓交德寶，德寶曰：「今日我往交銀，明日子可到館矣。」阿七乃以圓謝之，強而後受。然自是而德寶終不至，阿七往訪之，門扃矣。阿七至是，人財兩失，越日投黃浦江，死之。

### 逆旅主人被騙

滬有某逆旅，生涯頗盛，蓋皆販私土之人所投宿者也。一日，有華服之甲乙丙三客至，謂自江北來販土者。越翼日，則有人舁二巨箱至，封識宛然。逆旅主人亦見之，知其中之所貯為土也。又明日，三人同出。夜深而甲歸，面主人，謂：「以冶游故，誤入人家，為流氓所訛，需銀幣百圓可釋，今以乙丙為質，使吾歸，令籌款。然闌夜倉猝，安所得資？不得已，擬與君商之，即以土二箱暫質於君，一二日間，必可措繳。君若見允，功德無量。」主人以其有行李有存土也，即出金與之，甲遂攜金往。而信宿杳然，主人啟其箱，則瓦礫也，其所有之行李，亦不知於何時攜出矣。

### 騙子為老朝奉所算

某質庫有以巨珠求質者，估價千金，值當五，付五百金去。審視，則偽珠也。珠載於緞糊之硬紙片，圖記加於線跡之上，殊色燦然。老朝奉某曰：「是吾過也。服務於質庫三十餘年，乃今為騙子所弄，當約期召集同業，碎珠以洩忿，賠本自懲。吾亦辭謝東人去，不復問世事矣。」珠既毀，而騙子持券取贖，且曰：「千金之珠，非細事也。當當因一時之急需，贖當為家傳之至寶。」老朝奉曰：「子備利錢來乎？」騙子曰：「豈特利錢，五百金之本，固如數籌備矣。」老朝奉面點銀數，權訖，從容取珠出。珠載於緞糊硬紙片，圖記加於線跡上，殊色燦然。騙子與偕來數人相顧愕眙，持珠去。蓋對眾擊碎之珠，亦偽珠也，是非騙子所及料也。

朝奉者，徽俗以稱富翁，蓋以漢之奉朝請者，無定員，本不為官位，逢朝會請召而已，韓文公、蘇文忠公文中多用之，蓋如俗稱郎中、員外、司務、待詔之類也。推其原始，則秦皇以烏氏僕氏之富比於封君，乃令時與列臣朝請。徽有此稱，亦慕烏僕之為貨殖雄耳，其後遂由富翁而移之於質庫之夥友。

### 商店以休業遷移為騙

商店之以「本號休業在即，照本賤賣」，或「遷移在即，脫貨求現」等字，大書特書，揭之於門者，亦不盡確。宣統時，越人陳俊山至滬，閱市而見之，以為貨價必低也。購物歸，以示其友顧蓮舟，則顧亦於他肆購有同式者，其值轉廉，大愕。蓮舟告之曰：「商店此類之揭業，類皆作偽，而以售舶來品者為尤多，蓋藉此以招徠顧客，知人之貪買賤貨也。」且以休業為名，而僅留一小門以出入者，亦有之。

### 商店以減價折扣行騙

某商店每以「減價日，自今日始，照碼九折」等字標於門，自春至冬，自朝至暮，皆如是也。此雖不足以欺土著，而過客見之，輒自幸其相值之巧。入肆觀之，則凡陳列之品，皆有原碼書於紅紙，曰圓也，九折則九圓；曰五圓也，九折則四圓五角。而不知其原碼本非圓、五圓也，已以應折之數加於其上，購者不悟也。

### 商業之屏風

商業招徠之術，多矣。其有巧於作偽者，則以物品陳於通衢，自令其同黨數人，或就而贊賞，或與之諧價。行道之人聞之，以為此必物美而價廉者也，爭購之，則墮其術中矣。金山陳某嘗於上海福州路買一裘，不半載而為鞞，蓋以毛黏於紙，初不覺也。其同黨俗名曰屏風。

### 貼水之騙

銀幣兌換制錢，上海以煙紙店為最多，不必錢肆也。日以行市揭示於門，注明貼水若干。如銀幣每圓兌一角五分式文，自遠望之，「式」字如「七」。或兌一角五分文，於其旁以小字書「找進五文」四字，自遠望之，小字不能見也，以為有五分文耳。蓋圖法未定，不以進，故以銀兌錢。有貼水，遂有此弊。

### 爐餘香皂之作偽

滬市有以整匣之香皂設攤於地而出售者，牌號形式，與肆中所鬻者無異，惟匣有燒痕。人問之，則曰：「此乃某洋貨肆失火之餘燼，吾以拍賣【以貨物定期當眾出賣，聽多數人議價爭購，擇其出價最多者售之，以賣主拍擊信物為定，日本謂之曰競賣。】而得，故能廉價出售。」其實此皂乃劣材所製，飾為貴品，故以火焚其匣之一端以冒充燼餘。

### 假香水

滬市有設攤道周，出售香水者，商標瓶式，與肆中所售者略等。一已啟封，與人嗅之，則芳馥觸鼻。張仲康者，甬人，初至

滬，入市見之，信為佳品，購三瓶歸。啟之，皆白水，始悟與人所嗅之瓶，固非贗品，特藉之為媒以愚人耳。

### 縱火圖賠

上海有專以縱火圖賠為利者，設肆於市，陳列貨物，報告火險公司，使其保險。而保險以一年為期，期內如有不測，即當照數賠償。及保險定議，即將貨物運出，將屆期滿，乃自行縱火，而可得如數之賠償矣。某洋貨鋪之計則更狡，以煤油浸紙捲，擲於其鄰，雖一霎焚如，同罹慘禍，然非自行起火而實為人所累，保險公司初不知也，遂如數償之。

### 商店獎券之作偽

某省某街有一西式門面之大商店，其所陳設者，藥品居多數，香皂、香水次之，玻璃器具以及零星玩物又次之。開幕數日，往購物者爭先恐後，途為之塞。蓋門首懸有重獎旗幟，標明得優等獎券，獎銀千元。餘亦皆有獎物，購值銀五角之物，即贈獎券一，券載何物，即以何物獎之。惟優等券僅一紙。某甲探囊，以五角購藥品數事，即拈獎券。啟視，得香水一瓶。然合藥品與香水計之，尚不足五角之值，甲疑為騙術也。未幾，而有某乙自外人，亦出五角購物，及拈券，作狂喜狀，且曰：「千元優獎，舍我其誰！」然此獎券似非從券匱中出者，亦當眾啟視，果獲千元，店主即取銀如數與之。某乙得銀，轉身向外走。甲終疑其有異，乃尾其後，則見乙出門，即繞道至某街，仍由店後門而入，始悟其獲優獎者即本店使人為之。而必如是者，實為表示其確有信用以掩人耳目也。

### 不質言無貨

兵不厭詐，商重信用。而購物於上海之商店，求而不得，其夥必曰「此物適已售罄」，不然，亦必曰「稍遲可到」，然實無此物也。宋芝香購物於福州路，覓新式之錦霞緞，往三次而卒不可得，每往，輒曰「明日可來購」，其詐而無信有若此。

### 偽造商品

商品之偽造以罔利者，多矣。冒牌也，仿式也，固無論已。及又有冒海外華僑之姓名以製物炫售者，人為所愚，利市三倍，初固無其人也。久之，有涎其利市而詐欺者，自稱為華僑之遺族，以貧乞飲助，若不允，當控於官。其人不得已，乃資以萬金而去。

### 偽造國貨

宣統辛亥，提倡國貨之說，時有所聞，於是而有贗者發見，蓋有奸商串通某國以製造之。綢緞也，煙草也，其裝潢，其牌號，固皆用國文也。所登廣告，亦極言外國貨充斥之蠹國，本店物品之原料皆取材於國中，熱心君子惠而顧我，亦杜塞漏洞之一助也云云。果不數月而利市□倍矣。

### 偽造廣告

商店所登報章之廣告，每以他人贊美之函札臚列其中，或且以真蹟攝影。發函人之小像也，郵政局之圖記也，人名地名，應有盡有。有知之者，則謂甲地商店自擬函稿，連同郵票寄往乙地，覓一人書寫以付郵。至於小像，乃於照相館中搜買一日久弗取，不知誰何之照相玻璃，以製銅版，而強名之曰某某，旁列頌揚之語。於是昏庸無識之徒，以為是店固貨真而價實也。

### 偽造匾語

商店有懸匾以致頌者，藥頌為多，不曰「上池神水」，即曰「刀圭聖藥」，審其姓名，皆負有時望之達官貴人也。達官貴人深居簡出，因亦不見不聞而任其作偽。於是鄉愚過客，群以為是真上池神水、刀圭聖藥也。

### 冒用市招

有設肆於上海之公共租界者，所售者服用用品也。相比者二，一市招悉同，其中兩家則各懸一板，有陳述之文字，以互相醜詆。甲於板上繪一龜，詈乙也。乙於板上鈔錄官廳之告示，詈甲也。去數□武而近，則又有數家，衡宇相望，惟於市招之一字加偏旁焉，蓋亦淆惑觀聽以行騙也。

### 兩肆以互訟為廣告

有某氏父子者，蘇人，各設肆於天津，相距三里而近，有特製之品，頗為人所歡迎。父之肆先設，不數月而子亦效之，其市招、其物品之名稱悉同。又不數月而父子兩肆之訟事起，彼此互以冒牌相詆。一時社會傳述，報章登載，人皆駭詫之，謂兩肆同一，且父子也，今何不合并而乃構訟乎？旋有知之者曰：「其訟之作用，將以揚名也，廣告之新法也。」自是而兩肆之生涯皆驟盛，訟亦不休。